

會元文

周玉繩先生  
莊義若先生



萬曆癸丑科

周延儒字玉繩號挹齋直隸宜興人

會墨

我未見好

全

舜好問而

一句

得志與民

二句

稿

○知所先后

二句

致知在格物

斷之考

二句

夫婦之愚

八句

正己而不

至未

君子之道

節

夫政也者

二句

不思則久



○天地之道

節

子使漆雕

節

道不行

節

忠矣

得仁

其使民也義

子游為武

節

飯疏食

節

飲水

子不語

節

聖人吾不

二節

若聖與仁

節

實若虛

參也魯

○近者悅

二句

信乎

公叔文子

全

驥不稱其

節

○君子有九

節

尊五美

政矣

為不用恩

于掌

○德之流行

節

故曰持其

二句

大哉堯之

與焉

由仁義行

○微服而過宋

食色性也

節

飲食之人

節

夫道若大

二句

○舜發於畎

全

有天民者

節

○○惟聖人能

一句

貉稽曰

全

女奠妙於  
例此女善  
用例故華  
華流轉

直頂而我  
字得題神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

章

似松間漱月清光堪賞

聖人以好惡決仁而曲醒人之力焉蓋好仁惡不仁乃為用力於  
仁好惡者既未見而力不足者又未見則其故可思矣此夫子婉  
言而決之也若曰夫人生而足於性者仁是也其渾然之元按以  
盈歎而兩無所受其惺然之用分為好惡而需有所與蓋以真力  
還真體不外貸而人人可能也我不嘗以仁望天下哉意謂盡人  
有仁即盡人宜好仁而好者誰乎盡人好仁即盡人宜惡不仁而  
惡者誰乎我所謂好非止爭權於欣嗜直從最初可欲之神超然  
結契方且抑萬念獨伸此念而用其好之力者何如我所謂惡非  
止杜隙於偶懲直併後來紛積之翳淨盡消融方且化妄身復歸

真身而用其惡之力者何如蓋至於無以尚而即好是仁矣不使  
加而即惡是為仁矣如此用好惡於仁而其無不用之力即是無  
不足之力矣始信天地間神聖有神聖之仁庸愚有庸愚之仁而  
必無奮怯互爭弗給於力之仁始信性地中終身有終身之力終  
日有終日之力而必無豐嗇相參弗滿於仁之力初見乾健之脈  
迎之而輒來不煩需時而漸引初見荏弱之情撥之而立振豈俟  
按候而徐銷有能一日用其力歟而寧復虞不足也歟蓋嘗展轉  
思之再四度之得無偶有此乎而我率未之見也豈敢以此誣力  
併誣仁而且以此寬人併寬好惡哉蓋能好惡之機以為易而原  
非易何者用之而力始見不用則無容妄自解也真好惡之性以

連喚我字  
有淺情

為難則寔非難何者用之而力自足欲用則不必過自歎也噫未  
見好仁未見惡不仁者我也未見用其力未見力不足者又我也  
思之殊覺愀然其能已於望哉

矣然而來繼字間滌中路忽作新觀才節有徘徊之致

吾未見

神骨俱秀  
更服其別  
細

舜好問而好察通言

稽虞聖之好而見惟精之性焉。夫好問矣而通言尤好察也。非精心而若是乎。且道之行也。智愚俱無足貴。而必藉大智者。何哉。止以道不可離。原無處弗寓。特昧昧者有迷而無覺。間間者彼驚而此遺。其於達聰之玄德懸矣。舜之大智不然。其洞然內朗者。量虛而無不攝合。既去帝王之色。而存睿哲之神。其瑩然內徹者。脈微而無不精詳。還葆闇淡之光。而湛文明之鑑。夫既有居高而清問在下者乎。而舜問焉。實好問焉。夫既有廣咨而又加意。在通者乎。而舜察焉。且問而好察焉。豈謂一人寡斷。而借策羣謀。乃此中寔有深嗜。而孜孜務博訪也。即淺語之偶抒。何闕謨弼。而沈思以體。

之有析秋毫而無遜者。則其深嗜之念。抑何彌入而彌細也。豈謂宸衷之裁。而俯商寰宇。乃徑寸誠有所篤契。而汲汲務周詢也。即無心之緒論。曷裨升聞。而容想以揆之。有探纖髮而靡遺者。則其篤契之情。抑何愈出而愈詳也。蓋以明庶物之明。為明庶言之明。則平竒遠近之外。別有以注其虛靈。故神聖之聰明。而聖之以顯蒙之耳目。舜所以不驚愚而能破愚也。以察人倫之察。為察恒言之察。則咨諏稽採之先。潛有以通其竅。故顛蒙之齒頰。而闡之以神聖之心思。舜所以不任衆而能不却衆也。吾思通有庸義焉。自舜問而察之。而舜為君子之庸矣。通言猶飲食焉。自舜好問而好察之。而舜為知味之人矣。人以為若可少之言。在舜皆不可少。

之言。人以為終日過耳之言。在舜皆終身會心之言。即此不已可想大智乎。

有專主察通在。有渾全者。此能是而好能見。而字通久。

舜好問

靈異之氣  
逼人眉宇  
而中間條  
理甚密浣  
剔甚工

提公這字  
志方有著  
落

得志與民由之

二句

原系善心又帶穎氣

志之大者。可公亦可獨也。夫得則共由。而不得則獨行。斯其志何志哉。且自古豪傑之士。必不借瞬息之威靈。以欺諸侯而誤天下。其挺然自負。而任卷舒於宇宙間者。則有志在。夫志者。是廣居正位大道之脈絡。兩劑合而成。六居之立。之行之之精神。所挾持而就。此非虛願也。寔有其道焉。其道能升。亦能沉。可著而標。寰宇之經。亦可歛而藏。寸衷之密。其道能潛。亦能躍。可進而參五百之景運。亦可退而恬一室之咏歌。如得志乎。而奚難與民由之乎。即復不得志乎。而奚難獨行其道乎。非以興朝榮顯為得也。有覺後知之志。有覺後覺之志。而遠可得展。則得固在志矣。吾志蕩平正直之矩。畫然可循。雖有愚



結局高處  
在此二比

祇可共履視焉。出有轍而入有歸。誰外此而別趨歧曲也。非以邁軸  
考槃為不得也。有陳堯道之志。有陳舜道之志。而無可自見。則不得  
六在志矣。吾志隱微幽獨之盟。悠然內遠。雖無援引。可獨揮斥焉。身  
自修而世自見。豈舍此而妄希巧捷也。蓋人第知其得時而駕者。明  
彰廊廟之經綸。不知其蓬累而行者。陰持今古之命脈。故當異學如  
簧之日。而有一士焉。仁義孝弟之兢兢。則獨行而未始非舉世共行  
之。的人第知其世隆與隆者。顯揭周行之規矩。不知其世污非污者。  
默提萬禩之堤坊。故當末流欲潰之秋。而有一士焉。禹稷伊周之汲  
汲。則獨行而未始非千聖必行之符。斯志也。何其不關一膜而關六  
合乎。斯志也。何其道德非偽而功名亦真乎。儀衍方之抑何如。

清溪河神

題情了

○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道有貴於知序者。學之所以大也。夫先後不知而學。亦何當乎。則近  
道者可思矣。今夫人之學。莫患乎要領未挈。而紛然有馳騫之心。故  
言大學者。必言其道。而言大學之道者。即言知止。無他。惟知之者。近  
之也。試觀物之有本事之有始。而所先不已。即此而在乎。試觀本之  
有末。始之有終。而所後不又即先。而在乎。發端之與究竟。原不必並  
念。而營道之所以秩然有條也。而需挈之與兼收。更不必分念。而驚  
道之所以了然可證也。夫人空虛之解。誠不足以當真詣。乃知則寧  
僅虛解乎哉。彼其洞悉乎原委之微。而握樞筦以攝無涯者。蓋惺其  
神而神常凝也。則所為明其德。新其民。止於至善者。於焉近之矣。夫

不考假一  
客語而當  
下洞然

人幽渺之識誠不足以當實功。乃知則寧僅渺識乎哉。彼其了燭於  
緩急之故而扼鍵鑰以證要宿者。蓋提其脈而脈自到也。則所為止  
而定靜而安慮而得者於焉近之矣。蓋天下之可以務此而遺彼者  
必其兩不相屬者也。而不可以言先後。所貴於先正以其不遺後耳。  
先與後合乃以見道之完局。第昧者不能合而知者合之耳。天下  
之可以躡彼而混此者必其互有相蒙者也。而不可以言先後。所貴  
於先尤以其不混後耳。先與後分乃以見道之要領。第茫者不能  
分而知者分之耳。以本為物而物得以始為事而事得矣。此何如學  
也。以本該末而末舉以始該終而終舉矣。此何如大也。八大學者可  
不知此道哉。

一片空明境界本來無物何處惹塵

### 致知在格物

證知於物而得功之所在焉。夫離物而知於何寄則致之在格。亦  
斷可識矣。且德曰明德惟知。故明也。顧人心有虛而能靈之知。無  
虛而不寔之知。古人由天下遠先之以及致知。至致知而更何有  
先之者哉。亦就而思其所在乎。吾嘗見世之言知者。宜尋之。窅守  
之。而知之體不在焉。迨觸之名象之森然而靈機乃隱。動也。此  
何為也。吾又見世之言致知者。迨泥之泛逐之而知之功不在焉。  
迨合之事理之井然而心解乃耀。露也。此又何為也。夫非知有  
脈物即其脈乎。安得謂知在心而不在物乎。夫非致無功。格是其  
功乎。安得謂知在物而致不在格乎。以為知內邪。而物原不偏外。

題意靈躍

說格字有  
實際

陸發名理  
宿障盡開

也。盈天壤間一物有。物之性矣。性與性相感。於是。有以精神灌。浹為格者。而致之。普全覺於無竟。固在是已。以為物外邪。而知原。不偏內也。亘古今來。一物有一物之則矣。則與則相準。於是。有以。各就品節為格者。而致之。透大慧於靡窮。固在是已。蓋天下原無。不含靈之物。化者。分吾之知。而化生者。分吾之知。而生形色者。分。吾之知。而形色。此知之所以歷。可證也。人心亦豈有不成物之。智著原不必離其行。察原不必離其習。知味原不必離其飲食。此。致之所以在在宜澈也。是故致於家。則格之家。知美知惡之知。在。乎無僻好無僻惡而已。致於國。則格於國。知仁知暴之知。在乎藏。可喻人儀。足民法而已。致於天下。則格之天下。知人性知帝命之。

知在乎前後左右各慊。人土財用均調而已。不然而。真守神明室。談懸解。或馳精紛。願愈迷。性宗則於知。真當焉。所謂知止能得。惟。格物故得也。

只虛挑在字。而之下無不了。然更絕不犯下知。至淺。

致知

無一筆不帶生氣

本題原是形容語粘熟說便非

斷斷兮

休焉

思大臣者擬其象而得其心焉夫心一有伎而何以能休休乎吾故於斷斷而其心可想見也嘗察觀臣品其無所自見而退焉托人後者庸臣也其有所自見而銳然居人先者能臣也大臣則獨不然能自見而不必見能先人而不必先蓋雅度冲懷幾令人再四維繹而覺有擬議之難罄者試從而摹之彼豈有韜華之意乎而卒不見華於何露彼豈有去智之思乎而卒不見智於何形祗覺望之若木就之如愚採之一不二之誠按之惟闡然之色斷斷兮能為方不能為圓拙則拙耳謂有他聽他明可以示之巧者無之斷斷兮能為寔不能為浮樸則樸耳謂有他才他力可以著其

文者無之其心歛乎常自下焉而悠乎恒自遠焉恬乎無所競焉而歎乎不欲盈焉矜心化也躁心融也而靜而安別有一休閒之境焉伎心忘也勝心釋也而止而足別有一休息之機焉蓋心之爭莫爭於見功能之會而心之平亦莫平於忘功能之時心之擾莫擾於炫才穎之情而心之寧亦莫寧於融才穎之地吾蓋從斷斷而象其無伎還從無伎而象其休休而覺一个臣之係吾思者如此

承換點綴字之體認字之益藉有注有神

化腐而不  
腐化校而  
不校

夫婦之愚

八句

合知能以論道而道至矣。蓋夫婦亦有可與聖人亦有或窮而後知中庸其至矣乎且不可離之道不離於凡不離於聖也。故提凡聖之術而道脈盡此矣。及總按凡聖之脈而道妙正不盡於此焉。是故愚者之不明鮮知味也。於是謂聖其大智與而不知此第就明道者論耳。若以道之妙於知者論則淺而窺之。亦偶符片覺即神而明之。而終未足以罄其微。不肖者之不行鮮能久矣。於是謂唯聖者能之。而不知此第就行道者論耳。若以道之妙於能者論則近而率之。亦暗合當然即默而成之。而終未足以窮其化。試思夫婦而有非愚焉者乎。而孰有不可以與知者乎。及其至也。雖聖人之所不知。亦有之。若

是乎知之有可到有不可到也乃見道之不窮於知者若此試思夫  
婦而有非不肖焉者乎而孰有不可以能行者乎及其至也雖聖人  
之所不能亦有之若是乎能之有可到有不可到也乃見道之不窮  
於能者又若此此其間豈真有小知大知小能大能之別也哉夫婦  
以與知與能而成真夫婦聖人止以不知不能而成真聖人此其間  
豈又有易知不易知易能不易能之異也哉夫婦特以不至中之至  
而為聖人之夫婦聖人特以至中之不至而為夫婦之聖人蓋居室  
唱隨之常而可以見道者陰陽一太極也脩德凝道之聖而尚未能  
窮道者太極本無極也惟君子於夫婦造端乃信為弘道之聖人乎

此會題旨而公之以空靈

結構極密  
而公之自  
然

正已而不

其身

君子之正已所求惟在已也夫已惟此身故居易之君子其正已  
則在反求哉且君子何以自得也惟所求不離於已故所得還歸  
於自已有真體其至命也依乎庸而已有實功其盡性也返於獨  
不陵不援若君子一何履坦宅夷恬然無怨也哉此惟正已則然  
耳已從何來天命凝合於當身而不容內諉之精神即其不容外  
資之脉絡正從何至誠身還符於帝載而寸衷無形之矩矱即是  
周身有象之防閑方且居於是行於是準鵠於是期正之無少失  
耳天邪人邪無非已均非已也而又何多求乎是道也易道也君  
子居之繕性入坦夷之中恬情出氣數之表居易俟命兩由與行

點綴法似  
猶可商而  
有一種錯  
落可喜之  
態

以玲瓏語  
寫真實義

險僥倖異也。險則多失，易則無失。微幸則失而猶冀其妄得，俟命則得而猶防其或失。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甚哉射之似君乎哉。蓋身原非人之身而已之身，已實有身誰代已而分其咎。且失亦原非人之失而已之失，已寔有失誰代已而逭其求。天下難莫難於求人，易莫易於求身。故失雖險象也，而君子之居易常存天下，惟求人則其情似順，求已則其功欲反。故失雖怨端也，而君子之正已自在。夫已之最難處者，止此偶失之一境耳。而君子之無不正者，如此宜其無不自得也哉。

提呼照急節：相合而無縫隙可尋

刻畫宛到

君子之道辟

節

論道於君子而決其自焉。夫道之非無自也明矣。遠必邇，高必卑，其斯為君子乎？吾蓋從費隱之察，合之慥慥，居易之實心，而論道則必屬之君子矣。其發脈也有原，而其致功也有漸。縱欲少軼焉，而必不能者，夫愚不肖之不及也。畫尺寸以自安，語之以無前之軌，無上之規，而彼則茫然有若驚也。賢智之過也，空馳驚而罔效。語之以策之，而前纒之而上，而彼則夷然有不屑也。乃君子之道，而然乎哉。辟如遠邪，辟如高邪，實有以行之，登之而其自可知也。遠之邇，邪之高之卑，邪必欲以行之，登之而其自又可知也。天地間無不可行之遠，而有不易行之遠。吾度不能虛游域外，絕塵而奔，則所為徐徐焉，自一步

從兩項人  
翻出君子

早過高遠  
是一是二  
說得隱躍  
不被犯



原件短缺

P13-P14



妙在空講  
股末一句  
收

妙義翻空

一武而漸涉前途之阻長者斷斷乎有必遵之轍也此則行遠之道也而君子之道何獨不然天地間無不可登之高而有不易登之高吾度不能廢謝階梯一躍而就則所為循、焉自可攀可援而漸臻峻域之崇隆者斷斷乎有必由之級也此則登高之道也而君子之道何獨不然是故高遠無窮卑通亦無窮無論一日此卑通為終身亦無卑通也道之須臾不可離者此也隨處卑通隨處亦有高遠無論造端此卑通而究竟亦此卑通也道之中庸其至者此也彼夫生焉者安焉者特就卑通之中而稍神捷云耳不聞外此而別有以為程彼夫困焉者勉焉者特就卑通之中而稍迂折云耳不聞舍此而他可以為徑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

其悟超其  
思微更不  
可及左其  
筆掌

天地之道博也 節

欲着天地之生而還悉其道焉夫博厚高明悠久所謂不貳者此道也所謂不測者亦此道也且天地非有兩道也一言之而挈其要正不嫌詳言之而竟其全是故其為物即就生物見也而吾欲言生物不若還言其載物者覆物者與夫成物者蓋載物者地也所以載物者地之道也覆物者天也所以覆物者天之道也成物者天地也而成物者天地之道也而博非乎而厚非乎欲以廣狹之局淺深之基參而貳之而不得也欲以廣狹之局淺深之基按而測之而亦不得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所謂得一以寧者其道固然也而高非乎而明非乎欲以卑峻之形晦朗之象參而二之而不得也欲以卑峻

迴龍見祖

之形晦朗之象按而測之而亦不得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所謂得一以清者其道固然也。而且有不悠者乎。而且有不久之乎。如其博之或不博厚之或不厚高之明之或不高且明則有貳矣。而無之如其博之何以常博厚之何以常厚高之明之何以常高且明則可測矣。而又無之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所謂一故不息不息則久者其道又然也。然則何必言載物者之如何哉。但言博厚而所以載物之道在是矣。何必言覆物者之如何哉。但言高明而所以覆物之道在是矣。何必言成物者之如何哉。但言悠久而所以成物之道在是矣。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其道仍可一言而盡也。

天地之道上已揭過博厚等六字上已解過此節原無可再說只將不貳不測是上起下乃是真解正脈

轉語妙

子使漆雕開仕

一節

證仕於心其在言外矣。蓋仕不仕皆由心裁。開惟自證於斯而自信乃真則夫子之說開深於使開矣。且事業者心上之發揮而信心者持世之定力。故能仕不若能信而能信又不若能疑也。夫子以此勘及門久矣。一旦使開仕信開也。開亦有以自信矣。曰行義達道君子之雅志。然有明新一貫之學而無明暗相乘之治。則靈心返照。斷難自欺。幼學壯行。真儒之作用。然不參局外之變。安能盡局中之神。則寸心自會。疑關難了。况斯之脉理精。參贊位育。皆托根於斯也。闇然內省。能不一毫隔乎。體認未精。正吾抱慚之時。不敢以疑嘗世也。斯之範圍大帝皇王伯。總經營於斯也。實試當官。吾能信吾手。見地未

徹正存影響之際亦不敢以疑自嘗也。識到而黜自到之識解悟而忘自悟之解開其挈經綸於性中乎信有究竟而自信者猶未信能有究竟而已能者若無能開其傳家法於不朽乎證之者切而從來之茫昧一朝大悟仕亦可不仕亦可信之者真而宇宙之名理指點逼肖仕亦不得不仕亦得望道若未見而不厭不倦精神已決於一堂敬脩若未臻而不知為不知神情寧間於隱微故記者從旁窺之而曰子說相視莫逆誠有超於喟然者矣。蓋堯舜只在信心何必驚絃絃之迹蔬水具足勳華要在濬格致之源故真能舍藏者真能用行者也而開之自信誤於夫子之信開矣。

持此之技機無不負詭無不弄

是初論是  
獨解從畢  
翻弄疑于  
刻画鬼神

道不行乘桴

節

要知聖人先有取裁之意然後有浮海之嘆

聖人以微言動賢者示以裁也夫海即可浮而泛者何獨與由則取裁之意可即於此得之耳昔夫子嘗論行藏而所與惟回當時徒勇如由不之與也豈非以其臨事無謀未足與談身世之故哉迺一旦有乘桴浮海從我其由之言果何為邪或謂聖人為道也宛轉窮途計無復之而聊為河清之俟耳則曷不思避世避人果有避之一幕之渡者乎而謂聖人抱道而問諸水濱乎或又謂聖人為由也未之寄慨具有同心而願偕瀟溟之游耳則曷不思治賦從政獨非素負千乘之志者乎而謂聖人共由而望之海若乎是烏知聖人為道有遠思焉而聖人之為道即以為由尤有微權焉聖人蓋曰世莫宗予

道之窮於世者其窮小而吾黨小子不知所裁則道之窮於吾黨者其窮大不善不入由之果於自完者其果得而無惧無謀一往無悔由之果於自信者其果失於是設一意中不必有之念以嘗其疑信之衷何如舉一意外不必然之事以試其揣度之用何如而不意由果聞之喜也有是哉人所不得不疑而能不疑豈其以是為勇而私心好之者乎有是哉理所不可不疑而竟不疑豈其縱有當裁而不知所取者乎故悟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裁蓋謂天下事之不可嘗試者類如此矣安得見所見而遽前謗托勇者之不惧天下事之不可無再計者類如此矣安得聞所聞而輒喜自負有聞之斯行斯言也即浮海之微言而顯言之者也噫聖人之微權若此

其使民也義

范民於義可以通惠之窮已夫義以肅民使之經也子產有焉誠哉其君子乎且夫柄政者操切之弊小縱姿之弊大何也刻於繩猶令人畏而為善而民固強為使寬於範竟令人樂於不善而民終不為使惟是猛以濟寬而道始得焉若鄭子產之稱已夫子產非稱惠民者乎惠非托名寬大也而愛民以分義心不忘約束之規條惠亦非姑息之為慈也而調治其精神當自有肅然之令範吾見其使民以義焉義之辨分也嚴能令暴戾之邪心至此而忽焉莫逞則夫鄭之俗大而寵驕者所維不在體統邪今且繩尺有閑而貴近不撓君子哉鄭大夫之範俗已義之存體也肅能令豪

精思逸調  
勁拔直前  
淮陰持兵  
一可當百

奢之志意當此而略無所施則夫鄭之奢而好犯禮者所飭不在網紀邪今且國紀已昭而頑民不梗君子哉鄭大夫之馭衆已體愛育之心以施教化至使君子不逞於跋扈小人不敢於王章而寬和之所隱寓心不必避刑威之跡而釀僭濫之風就國俗之弊以設章程至使賢者遵名教於有可施愚者制鴛鴦於無所逞而紀法之所維持夫豈其肆慘刻之心而縱刑名之術君子之道此其一已雖然不能為衆人之母而妄肆於刑法之苛吾懼為猛政也

就鄭當日光景換么使 氏与蔡言義在 不同而汪更練色  
更華

虛機運以  
聖臆

忠矣

焉得仁

聖人以忠評楚卿而仁則難言之也夫仁也而豈一忠能盡之哉子文可以為忠矣仁則吾不知也且自名位身家之想中於人心而忠臣已不少概見况欲進而求之仁哉顧忠之去不忠也其途甚顯而忠之合於仁者其脉甚微楚有子文吾不知何如而但據所云三仕無喜三已無愠舊政必告者斯不亦忘名位忘身家者邪嘗疾夫世之知有已不知有君者鄙夫也不可謂忠而此之知有君不知有已者安可不謂之忠嘗怪夫世之計及政即計及官者巧官也亦不得為忠而此之不計官惟計政者安得不謂之忠是其為忠固無疑也而胡竟輕擬之仁邪夫仁豈易言乎不忠者

以焉得仁  
便說壞忠  
字即非語  
意此獨疑  
帖有神

吾知其必不仁。仁者吾知其必忠。如止就忠以論忠。而其仁安可。知仁者見之。吾知其為仁。忠者見之。吾知其為忠。如但執忠以合。仁而其仁又安可知。嘗遠求之而得三仁焉。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仁而忠者也。今試按子文之蓋節。以叩子文之居心。而。知其有此純衷。否嘗近求之而得一仁焉。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忠而仁者也。今試核子文幽獨之盟。以繩子文當官之局。而知其有此大力。否要以忠則可知也。仁則未知也。焉得仁。吁。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獨子文輩。未可言仁。即及門弟子。日月至焉者。而夫子一則曰不知。再則曰未知。云耳。然則子張者。殆猶未足與言仁乎。三仁一仁。語奇而膽放。

子游為武城

節

治重得人而賢者有介行之士焉。夫治以人重而人以行重。介如滅明得一士而足矣。且治有必欲得之人。則不易得之人是也。治有不可少之人。則若可少之人是也。要以士矢其貞修而宰懸其朗鑑。則相知乃在世味之外耳。昔子游之宰武城也。而夫子以得人問。夫豈徒謂宰職程士而以知人之典課良吏之能。亦謂士重好修而就下邑之中。訪吾徒之與。乃子游則以澹臺滅明對矣。問其名不必民之譽。而衆之推。問其行不必圓可投。而奇可駭。問其於偃司契。不必聲華之赫奕。與夫英采之飛揚。所可述者。則有如行不由徑之一端。又有如非公事也。則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蓋提

徑可以旁趨而公庭可以頻謁巧者之所易拙者之所難也是小  
操持而吾以為大操持矣舉趾必不錯趾而為公必不為私通方  
者之所難拘方者之所易也是似硯然而吾以為真杰然矣彼之  
輸於偃者無他謬巧獨於世路逢迎之外抱此不漸染之素心偃  
之諒於彼者亦無他許可止於俗情瓦合之中得此不圓融之真  
品如謂上下白屋而聲施士附青雲而譽顯則大非今日得人意  
矣吁夫子非問及子游不幾失之子羽哉

練枝勁絲遠勝繁安

一片清幽  
意味插寫  
不盡

俱是蕪字  
語不作悠  
渺態

飯蔬食飲水

節

聖心有所以自適者而於境較之也夫無不義即無不樂疏水曲  
肱不猶愈於不義之富貴邪夫子故借相懸之境形其樂機者若  
曰夫人以身涉世在我者真在境者幻境為我當然之境而幻亦  
真境為我無與之境而幻彌幻異哉今人之日捐捐焉顛倒於世  
途也吾試度之彼俗情爭逐不過求此衷實有愉快之處而孰知  
實有愉快之處政不外爭逐者所厭却之途百計交營不過求此  
身寔有安頓之鄉而孰知實有安頓之鄉政不在交營時所羶附  
之地即如飯蔬食邪飲水邪曲肱而枕邪其中之可樂者何在邪  
而其中之樂亦何嘗不在邪口之於味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所性

不存焉而悠然之趣內足矣食之可求飽也居之可求安也所好  
不存焉而忘憂之妙漸臻矣是無人不得之機也行乎貧賤者亦  
可行乎富貴而此正不願乎外之素也貧賤為實者已覺富貴為  
浮矧或得之不義而修而繁華倏而零落倏而黠綴倏而銷沉彼  
自若也我自若也彼不必滓穢乎我我不必沾濡乎彼也於我不  
猶如浮雲也哉而迺適覺我之疏水我之曲肱我之樂真有不可  
易者在矣

平宜說出本分拈來華廈機鋒矣、白異

可嘗破公  
小品

飲水

聖人之飲有味淡之意焉夫水亦何味而聖人飲之其飲在是也  
即可以覘聖心也且口之於味也性也有命焉惟是素貧賤以行  
而非但食可無求即飲亦自有恬然者故丘自忘食以後亦諒不  
為飲食之人而當飯蔬之餘更何心於甘飲之慕夫亦謂可飲則  
飲焉耳而飲則何所不可也即水亦可也夫亦謂便於飲即飲焉  
耳而水更何如至便也則飲亦便也人莫不飲而於飲外起念則  
多求吾且烏乎求哉冬之湯邪夏之水邪用之不竭者此邪簡兮  
簡兮飲固可以知味又何事於擇味也渴者易飲而於飲內生情  
則多羨吾且烏乎羨哉澗然清邪冷然善邪淡而不厭者此邪水

憐人之情  
風人之致



我○水○哉○渴○能○無○以○害○心○又○何○必○為○之○營○心○也○非○謂○同○逸○士○之○激○流○  
矜○高○於○澹○泊○而○但○計○有○水○足○供○斟酌○何○必○仰○微○沫○於○膏○腴○非○故○憊○  
豆○羹○之○呼○蹴○自○守○其○清○虛○而○但○計○堪○飲○既○有○清○流○亦○何○必○邀○鼎○調○  
之○餘○潤○故○嘗○賢○夫○回○矣○賢○其○一○瓢○之○恬○漠○於○飲○而○得○我○心○之○同○矣○  
又○嘗○與○夫○點○矣○與○其○沂○水○之○優○游○於○水○而○達○吾○心○之○素○矣○惟○樂○亦○  
在○中○而○即○謂○之○志○不○在○飲○也○可○嗟○嗟○水○可○飲○也○倘○有○富○且○貴○而○飲○  
之○而○吾○又○惧○其○為○貪○泉○也○

超然自遠得意在筆卷之外

此四事原  
非盛世所  
有就春秋  
時習尚上  
後公大論  
六齊六正

子不語

節

聖人以默維世而世常無事矣夫世之所以多事者怪力亂神為  
之也而子又何以語之哉且夫天下之所應有者而春秋時幾廢  
聖人以空言挽之天下之所應無者而春秋時偏尚聖人又以緘  
默防之則子蓋嘗不語矣自世有賢智賢智之流弊日深而僻遠  
之說芬起而愚民陷焉自世有英雄英雄之習漸熾而囂逞之事  
疊見而四方震焉則子不語怪怪者禎祥之反也圖之出鳳之至  
幾為好怪者所藉口語常且無救矣而何有於怪子不語力力者  
道德之衰也湯之放武之伐幾為尚力者所藉口語德且無救矣  
而何有於力力之悍而不可下也則流而亂語亂則夷夏其祭而

君父其弑子之所不敢也。怪之驚而不可已也。則淫於神語神則非鬼其謫而民義其廢子之所不願也。蓋子既無時不得生當盛明與斯民共享夷易和平之福享之不得而所以不得者并不欲言一時之風肯力為秘藏而子之心苦矣。子又無權不能顯班政教與斯世共轉人心風俗之微轉之不能而所以不能者并置不論萬世之隄防陰為維護而子之意遠矣。故子有時乎言而子之言不得不言議論昭朗明導天下於日照月臨之下子有時不語而子之默更妙於言機緘沉寤潛移天下於天覆地載之中噫此世之所以常無事也。

老識老法確有關係之爰不獨為此題開山

其整散往  
復之妙正  
是此題所  
難

聖人吾不得而

二節

聖人之窮於見者猶曲思而無已也。夫聖人不可見而君子善人不可見而有恒何無已哉。嘗謂論人於品則貴詣其至而超於常論人於心則正在完其常而詣於至。吾嘗思之孰有人而不以聖為宗者乎。第聖人則天下之至人也。秉彝一脈克純葆而無虧方且大而化之矣。尤天下之真人也不二之元妙至誠而無息方且依乎中庸矣。吾固謂人人有其基也。而不意舉世無其人也。數之窮邪皇王不可作邪道之喪邪。中行不得與邪言念及此俯仰愀然。合積之私舍君子其誰屬哉。雖然君子而果得見也則誠無異於聖人也。乃善人而且不得見也則又安所異於君子也。無已其惟有

數旁道喪  
隱然雖乎  
有恒光景  
君子善人  
不過為有  
恒作階級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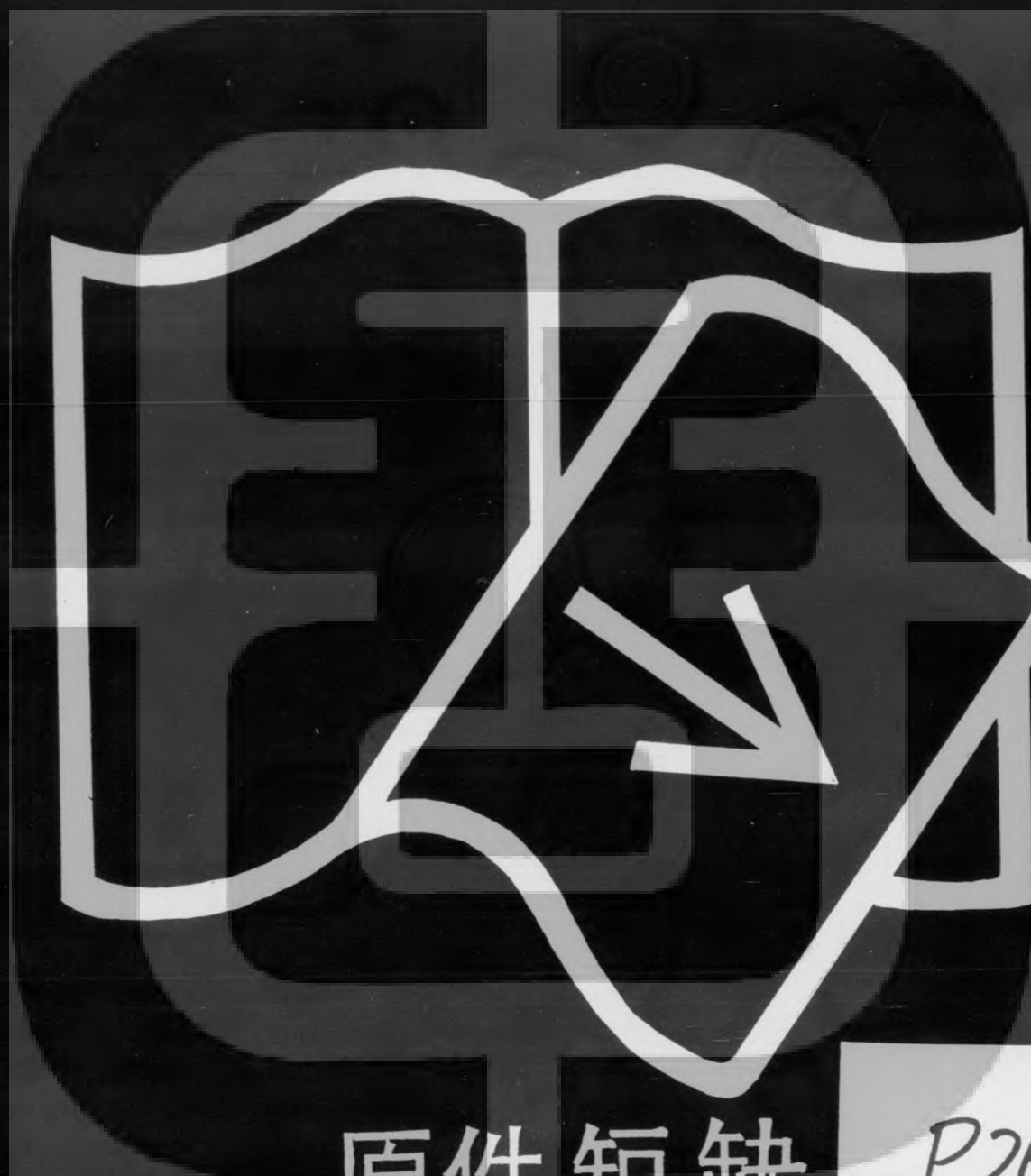
恒者乎。侗愿之質。拘於方哉。然必不敢希圓神變化之用。而入賢知。隱怪之流。則其趨為甚正。木訥之資。近於魯哉。然必不敢舍顯蒙。夫婦之常。而冒忠信廉潔之似。則其脈為甚真。倘由此充之。而善人而君子。而聖人。駸乎近之矣。蓋聖人。不見之時。吾豈不能舍君子。而遽及有恒。而論品。則必不能遽也。聖人之下。有君子。善人之下。有有恒。品之所為殊也。及善人。不見之際。又豈不能外有恒。而別尋他脈。而論心。則必不能外也。有恒不歧於善人。君子不歧於聖人。心之所為合也。不然。有不必恒而已。儼然聖者。豈吾所欲見哉。

章脈只為無恒而發。不是次第扶尋。如及有恒也。此作辨細轉展。處甚可思味。

若聖與仁

節

聖仁不離。下學惟心之無息而已。夫為誨。一下學也。而不厭不倦。即聖仁矣。乃托為誨。以辭我。且人惟此心。難操。常人斷之。而隔其真。聖人純之。而證於化。故聖人不言能。而莫掩其能。言人所能。而即人。所不能者。惟是心也。夫子不嘗辭聖仁乎。彼謂若聖與仁。是能至此。而窮學至此。而化者也。吾所不敢當也。抑吾之為吾。求於渾成之境。而不得。擬於勉修之域。而庶幾焉。是吾所不敢遜也。為之。則不厭。意聖仁之所有。即吾之所有。而何容以怠阻也。誨人。則不倦。意我之所可為。即人之所可共為。而何忍以私隔也。終其身。為且誨。而第足除厭倦之累。即終其身。無厭倦。而卒無加為誨。



原件短缺

P26-P27

之常則可謂云爾已矣。仁聖云乎哉。此夫子之辭。仁聖者然也。雖然。此自夫子言之也。則以夫子為之而無從得獻也。誠無從得獻。故以不獻亦為之者之固然。而學者能乎哉。則以夫子誨之而無從得倦也。誠無從得倦。故以不倦亦誨之者之常然。而學者能乎哉。能而化於能者。天之所至而非人之所至。學而融其學者。人之所可能而即非人之所可能。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則豈非不已之命。無息之誠。即此下學之純也哉。今而後知夫子果聖仁矣。

意在華先機隨神湊學步耶。鄭何從擬議。

此題是現  
成指點最  
為得神

空翻有聲  
有色

妙在有意  
意不盡意

近者悅遠者來

以民情論政。則政之成象也。夫至於近悅遠來。而政已盡此矣。為政者不當如是邪。且善言政者言本。本則上之施者是。善言政本者言委。委則下之應者是。蓋惟徵其應而施者。轉可思也。今設有政於此。其境內愀然。其境外愬然。則瓦解之形也。下無民矣。可謂上有政乎。設又有政於此。市愛而後昵我。市德而後就我。則小補之治也。民之心已非矣。可謂君之政猶是乎。吾思之。其惟近者悅焉。而且遠者來焉。輦轂之下。仰望於堂皇者。欲豈易盈。而茲則但覺有無端之景躍。一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者然。夫豈無暑雨祁寒之感。足徵解其懼懾乎哉。而直為是欣欣不自禁也。遐荒之衆。

影響於聞風者情豈易激而茲則更覺有意外之子來一若行之  
赴家流之赴壑者然夫豈無山川風氣之隔可少阻其盍歸乎哉  
而竟為是戀戀不自由也斯豈真有所縻之而若是乎有所縻而  
強之神附吾恐愚民而民明不可得也斯又豈無所感之而若是  
乎無所感而勉使知戴吾又恐明民而民愚不可得也意者則星  
共之象邪故形略雖殊不殊於往還之血脈意者則草偃之機邪  
故分土容隔不隔於訢合之精神從未論政者於君則言父母如  
是乃真父母矣於民則言赤子如是乃真赤子矣政不至此奚以  
政為

羊神發映翻似張籍當委

虛含隱躍  
最肖題神

信乎

歎後注點綴變化亦春春吐

聖人徵信於大夫有未遽信者也夫人而可信則信之若文子者  
能無待問哉吾想夫子固明知文子又若未盡知文子而於公明  
賈是問乃其問文子且尚未明指文子而先為不必然之語者有  
曰吾茲有疑焉而未決也非難於決所疑正難於決所信也吾茲  
有所信焉而轉疑也既欲弗信而不能復覺欲信而不果也嘗計  
流俗之所推許在流俗自有定評吾何能離俗而獨提其鑑遽以  
為漫無足信也乎又計衆論之所揄揚在衆論且無確見吾何能  
隨衆而共附其聲遽以為確有可信乎耳可信矣能信之目乎目  
可信矣能信之心乎祗令人核實之想至此而推勘愈嚴信乎泛

臨摹神手

轉語妙

泛悠悠之口。適肖夫昭昭冥冥之修乎。信於人矣。能信之人。人乎。信於一時矣。能信之千萬世乎。祗令人考信之思。於此無纖毫少。貸信乎。共睹共聞之際。果非有虛影虛附之名乎。蓋知其人。則信其庸德而可也。信其奇行而亦可也。而非然者。恐徒為愚夫愚婦之所驚信。其人則於人之所易而可信也。於人之所難而亦可信也。而非然者。又烏睹一心萬心之共慊。試觀古今來藻鑑之林。千載決有公評。而目前反無定案。則千載之信。乃真而目前之信。多眩也。試觀流品中瑰琦之概。共和無非知己。而細按轉覺不虞。則衆人之共信。猶易而一人之獨信。愈難也。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人難於信字中翻。遂於不能信字中發。唇舌。

公叔文子之臣

全

衛大夫薦其臣。聖人嘉與之焉。夫臣也。而胡以同升哉。聖人心嘉之。故即其所為文者。稱之。嘗聞蓋臣之節。公爾忘家。上臣之道。以人事主。求此於春秋時。誠難言哉。而有一事合焉。亦足多者。昔衛有公孫大夫。其立朝之槩。與居心之素。未悉知其何如。而第論定。易名謚之曰文。於是一時之人。共傳而稱之。為公叔文子。文子蓋嘗有臣。其臣則為大夫。大夫則名僕。僕則升諸公。升諸公。則與文子同。夫曰公。何其不敢私也。曰升。何其不忍抑也。曰同。何其略無嫌別也。吾嘗見世之容容者。位寵是念。薦剗罔知。方執新故卑尊之說。而如石不可轉焉。文子何為而獨若是。吾又見世之矯矯者。

敘題點法  
絕妙

能在此以  
二字上着

兩不必按  
着一可以

黨援是避弃擲殊多方懷引嫌却殺之意而如膠不可釋焉文子  
又何為而獨若是是豈猶容容者哉夫其操一惜才之念以居人  
上而雅度冲懷亦何所不可哉藉令事事有然而碩膚吐握之風  
安在不再見乎是豈徒矯矯者哉夫其操一推賢之術以為人下  
而憂國奉公又何所不可哉藉令人人有然而師濟寅恭之盛安  
在不復追乎吾夫子聞之穆然有溪思而悠然有餘賞也曰可以  
為文矣蓋不必縱按生平而一節已談終身之品不必侈談奇舉  
而片言已定千古之評此臣法也即謂謚法亦可

文原是文子之謚若係入光明炳朗等語豈不愈遠得此  
洗盡添障 霍林先生評

點稱字醒

翻室一跌  
德插得一  
稱字

色澤炳煥  
六古六今

驥不稱其力

節

聖人貴可稱者而於驥數之也蓋惟德可貴力曷與焉此稱之不可  
不辨即驥有然者且天下唯寔之所在而稱曰之矣稱之不可以已  
也正別幽闡微之藉也而不意今之多誤用之者即如驥之稱詎非  
美稱哉而人亦知其稱之何所屬乎夫凡馬之性蹄可以踐霜雪毛  
可以禦風寒而已凡馬之知喜則交頤相靡怒則分背相踈而已驥  
之不出於是夫誰不知之而或者乃曰雄志倜儻精權奇者非驥不  
能徇之中黃効驅馳者非驥不能追電逐風影靡塊蹶者非驥不能  
玄蹄素支越羣絕轍者非驥不能驥之稱將無在力乎哉而吾以為  
不然如以力縱駕足却步矣骭馬獨不可齊驅乎縱下駟讓蹤矣國



馬獨不可方執乎。惟其德焉。柔心。踰迤。進疑。退思。雖在膠鬲。決腹。羈  
車。阜棧之中。而善相馬者。必以為神駿焉。而顧形增之。倍價者也。惟  
其德焉。若滅若沒。若亡若失。雖不必有文茵。暢轂。黃金白璧之飾。而  
善治馬者。必以為上乘焉。而剪拂使之。長鳴者也。吁。嗟。驥兮。加之。以  
衡。扼。齊。之。以。月。題。而。德。未。免。以。力。窮。矣。人。方。曰。誰。謂。驥。有。力。哉。而。抑  
知。啣。膝。之。良。正。不。必。有。介。倪。趨。蹠。之。悍。乎。吁。嗟。驥。兮。前。有。楸。飾。之。患。  
後。有。鞭。策。之。威。而。德。又。未。免。以。力。見。矣。人。又。曰。誰。謂。驥。無。力。哉。而。抑  
知。劉。淋。之。姿。更。不。藉。和。鈴。鞭。影。之。助。乎。信。乎。形。容。筋。骨。之。間。不。過。皮  
相。而。牝。牡。驪。黃。之。外。別。有。天。機。惟。知。之。者。能。稱。之。所。以。與。其。寔。相。當  
也。即一驥可以例士矣。聖人意中有一段溪。派。在。其。力。猶。也。

牧轉開講

極靈宜極  
真寔盡文  
人之致

○ 君子有九思

全

歷證君子之思。而知反身者密也。夫思切於身。自有不容踈者。於  
九思。乃以得君子矣。且夫人自有身。而心之官已竅焉。自有心。而  
身之用始靈焉。故思者。抱周身之鏡。而挈分應之神者也。而善思  
則莫若君子。君子之先立其大者。人以為超羣體。而獨握其宗。不  
知還就衆形。而今調其脉。君子之不出其位者。人以為抱一元。而  
潛寧於極。不知心妙百慮。而各止於符。故有思而非驚也。思有九  
而非紛也。夫且以耳目。闢章光之牖。夫且以威儀。券定命之符。夫  
且擬之議之。而變化可以徐成。夫且解之窒之。而危微可以立辨。  
誰無聽。誰無視。誰無明。聰之體。惟是不思。則昏然。一思而思。即是

采色披紛

敘九事井  
然而脈絡

股法錯綜

明聰也。誰無色。誰無貌。誰無溫恭之則。惟是不思則頽然。一思而思。即是溫恭也。自是而有言矣。舍忠而何能言。自是而有所事矣。舍敬而何能事。所貴乎思者。正於此樞機之地。倍覺兢兢耳。若夫疑或不能豁也。則有問在。忿或不能平也。則有難在。見得或不能淡也。則有義在。所貴乎思者。尤於此毫茫之辨。更自惺惺耳。此豈待一一配擬哉。不過到處還其不忽。而脈絡已自瑩然。又豈真常常制念哉。第在隨境用其提撕。而精神自是環轉。要以視聽言動。嚴操克復之功。而辨惑修慝。密提精一之脉。其斯以為君子之思哉。

亡人視此題未免手忙脚亂。此獨能放能收。悠然自得。遇水生波。逢山起障。操奇不尽。

尊五美

政矣

聖人立從政之經。而先示其辨焉。夫美惡之不相及也。久矣。尊之屏之。而後可從政。則政豈容勿辨乎。嘗謂世運之理亂。與治術之純與交相倚。亦交相應者也。而總判於君心趨向之微。是故從政者。患無行政之法。尤患無宰政之神。患無辨政之識。尤患無持政之力。有美焉。於名為美名。於德為美德。於政為美政。吾計其積美之源。與所為導美之用。而大約維五。五者則宜尊。有惡焉。於名為惡名。於德為惡德。於政為惡政。吾計其府惡之地。與所為播惡之資。而大約維四。四者則宜屏。尊云者。儀之模之。實奉循之。慮無不畢肖焉。其於美也。何純也。屏云者。祛之遠之。實凜戒之。慮無不畢。

股法句法  
時文所無  
古文未有

除焉。其於惡也何淨也。吾想美惡非不甚懸也。天地間有一善。即有一弊。所謂愛民。害民之始也。誰能以增美。兼之釋回。而不與秋毫者如斯。吾想美惡又未嘗相借也。天地間有極善。即有極弊。所謂至是。至非之境也。誰能以塞違合之昭德。而不寬餘力者如斯。斯美也。五帝之所以象春。三王之所以象夏。其道至此也。誠尊之。而凡所云如天如神如金如玉者。不已大倫於斯也。哉。斯惡也。五伯之所以象秋季。世之所以象冬。其道至此也。誠屏之。而凡所云如茶如毒如厲如仇者。不已盡去於斯也。哉。以之從政。斯可矣。自非然者。吾未見其可也。

筆意故自開宕。然非具大膽力。不能。

神清脈細  
理徹机自  
不知其至  
至而至

為不用恩焉

於掌

恩可用於天下。亦為之而已矣。夫恩必及人。而緩為用。則其於天下何如也。王胡不自為也。且人主所通於天下者。惟恩而已。其藏之不踰一掬。而運之可徧四方。獨其推行之權。則還歸於主心之能用。何哉。王之不用其恩也。夫王之恩。是王民之老者。所待撫也。是王民之幼者。所急需也。亦天下之民。所旦夕可通。而一念可及者也。而王且自諉焉。而王且自隘焉。語及於王。則心所慕者。若似乎為長折枝之易語。及於為則念所阻者。若似乎挾山超海之難。而王且以為不能也。則未知其所以為也。則未知其所以用也。用必用之於天下。俄頃而萬姓之厄。可蘇。用即用之於一心。片念而

旁通之脈已徹。於是。有恩及人。老者。而何天下之老。不庇宇下乎。於是。有恩及人。幼者。而何天下之幼。不在胞與乎。即此。是用。即此。是為。亦即。此是。能而。其如。王之。不用。何也。然。而欲。王者。未之。有也。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九曲之珠。一線貫徹。有其巧。亦有其復。

說德速正  
是極言王  
之易耳流  
行字義造  
速字自了  
然

○ 德之流行

傳命

機活如龍。氣注如水。

德神於王。聖言若形之矣。夫速於傳命。而流行不甚神乎。孔子言德。蓋若言易王也。且王天下者。遵會以時。乘權以勢。而運時勢。尤以德。時勢之道。察人之言。了然矣。而德之旨。則有孔子之言。在孔子蓋嘗。深維乎理道。難易之機。洞燭乎致治遲速之故。而恍然有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若謂天地間。滯之。不若流。而傳之。不若行也。以。滯則濡。而流則疾。傳則紆。而行則迅也。惟德有流焉。意者上下同天。地之流邪。而疾可知也。惟德且有行焉。意者無言妙四時之行邪。而。迅可知也。其脈脈自注之神。不暢則已耳。焉有一暢而不竟暢者哉。堂皇之上。元氣之軸。忽轉。而宇宙人心。已若有以相吹矣。豈俟此引。

就將傳命  
意摻入德  
之流行机  
法更巧

之而彼伸之。乃見真精之圓滿也。其隱隱欲傳之脈。不觸則已耳。焉  
有一觸而不全觸者哉。密勿之地。太和之籥甫開。而端蒙耳目。已若  
有以相告矣。寧俟徐推之。而漸移之。乃見大化之旁皇也。吾思九重  
之與閭闔。未始不遼隔也。往。條教章程之具。猶多見遷延廢閣之  
虞。而載於德。竟不知滲漉之何以偏神。吾思君衷之與民志。未始不  
迥遠也。往。家諭戶曉之勞。無以博仰沫承濡之象。而托於德。竟不  
知灌輸之何以倍到。試觀命之傳於置郵也。誰不曰。此仁言仁聞。大  
號之所以風馳。此如綉如綸。王言之所以流水。而抑知德。則更有速  
焉者乎。然則德也者。其真天下莫能禦之物哉。吁。孔子之言如此。則  
令之時。亦在乎流之行之耳。奚難反掌哉。

翻室公奇  
百轉無窮

故曰二字  
按着上下  
文而定一  
案耳非述  
古非覆記  
細玩文中  
有妙會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大賢合志於氣。而揭其全功焉。蓋志氣原不相蒙也。持之而無暴  
之。亦寧有二乎。此孟子合言之也。若曰。告子不得於心。而勿求於  
氣也。彼惟可以不得故。亦可以勿求耳。自吾思之。志帥而氣充矣。  
志至而氣次矣。夫不有法於此。以志還志。以氣還氣。而各不爽其  
衡者乎。夫不有法於此。即志攝氣。即氣衛志。而靡不調其適者乎。  
志之患。特以委縱而不操。故在。有以持之。氣之患。特以決張而成。  
悍。故在。無以暴之。持者。扼要之象。神明自為關鍵。求絲毫之放逸。  
而不得。斯則真攝持矣。而周身呼吸之用。還即此攝持者。以恬暢  
之。未始寂守一腔。而湯任氣機之震蕩也。持者。握本之機。宥密自

為堤開。求幾微之委弛而不得。斯則真操持矣。而百体轉運之屬。還即此操持者以劑合之。未始空涵徑寸而妄憑氣鬼之憤盈也。嘗見從來大勇之士。一尋源於志。則天真之與榮衛。調必俱調。而不聞有務此遺彼之處。意者真能守約者。乃真能守氣者邪。嘗見從來不動心之養。一從事於持。則性脉之與官骸。得必俱得。而不聞有修內疎外之時。意者真能求氣者。正真能得心者邪。是故有志而不持者。其未嘗知志者也。持志而暴氣者。其未嘗知持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而謂可偏廢乎哉。

題神只在故曰二字如何持如何養分疏不詳此作語。卷下公孫丑問脈尤具天乃

法老便自得神

根勞字入講是章脈

大哉堯之為君

與焉

聖人誦二帝俱以忘天下大也。夫則天而無名。則堯大矣。君天下而不與。則舜大矣。二帝豈天下所能圍哉。且堯舜唐虞之大人也。唐虞之時。天下猶未平。而堯舜固而勞之。固以完堯舜事也。第勞則勞矣。而果且以勞之。迺顯乎。使以勞之。迺顯。則必且炫而成名。而炫而成名。則所以勞者小矣。又果且以勞之意。膠乎。使以勞之意。膠。則必且挾而成與。而挾而成與。則所以勞者亦小矣。乃堯舜政不爾也。孔子之誦堯者。嘗曰大哉堯乎。堯固則天以君天下者乎。其廣運邪。其不測邪。蕩蕩乎名之。而無能名斯已神矣。孔子之誦舜者。嘗曰君哉舜乎。舜固曰天下以君天下者乎。其敷治邪。其



原件短缺

P38-P39

又打精勞  
字

無為邪巍巍乎相與於無相與斯已忘矣蓋堯舜之君天下其能  
憂天下者也憂之大者天下日囿於其憂之中而天下不知即已  
日為天下憂而已亦不知名與意兩不受也則渾噩之景固如是  
也堯舜之君天下還能仁天下者也仁之大者天下日囿於其仁  
之中而天下莫解即已日為天下仁而已亦莫解身與世兩無心  
也則放協之化固如是也大哉堯舜勞而不有其勞蓋孔子之所  
為上嘉者得其神矣區區並耕曾堯舜之大而為之邪

輕描澹寫全不犯手

神通游戲  
無不入三  
昧

翻堂入奇  
調更古

○ 微服而過宋

聖人之過宋聖人亦有道焉夫不過宋烏能全身不微服烏能過  
宋昔孔子嘗畏於匡困於蒲厄於陳蔡矣然猶然彈劍相和援琴  
晤歌遠引斯文未喪而高談道大莫容所謂適至不懼者非邪乃  
遭宋桓司馬而遂微服過者何哉是蓋有道焉匡之圍疑陽虎耳  
故曲三終而圍解蒲之圍阻入衛耳故要盟成而圍解陳蔡之圍  
忌用楚耳故昭王兵迎而圍亦解若桓魋則凶人也非可以化也  
且妄人也不足與校也吾弟少施神聖之變化而已能挫折宵小  
之鋒芒吾且暫發鳳德之羽儀而已足遠離奸雄之繒繳於是乎  
冠去其章甫衣變其逢掖長人而飾齊民之貌懷玉而行被褐之



打入義禮  
命慧心也  
若心移在  
它所便是  
頭中話

權方且錯處於熙熙穰穰之儔。方且襍伍於較擊肩摩之衆。方且  
追逐於擔夫販豎奔趨歸市之餘。彼桓子者。摩厲以須。政盱衡一  
歲冠博帶之孔丘。而刺之刃。而孔丘則已過宋矣。噫嘻。聖人不微  
服。則聖人必死。聖人不死命也。聖人微服。聖人之修身立命也。素  
患難行乎患難也。聖人不過宋。則聖人必屈。聖人不屈禮也。義也。  
聖人微服過宋。聖人之秉禮守義也。造次於是。顛沛於是也。若謂  
是乃聖人為龍為蛇為虎為螫之妙用。則又不識聖人矣。

當於筆墨外得其玉松吟風之意

勸論令人  
心快動氣  
令人神飲

告子曰食色

內也

時人以欲言性。而強分仁義焉。夫食色亦何當於仁義乎。以此言  
性。而內外安得不裂邪。嘗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君子不謂性也。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此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奈何告  
子不識性。而妄分仁義乎。其言曰。吾昔嘗以仁義格棧。明性與仁  
義。誠見仁義之無關於性耳。乃反覆思之。孰是性也。而仁義云乎。  
哉。孩提之童。無不知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色也。率其自然而無  
以矯之。操之游於渾然而不必剖之判之。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  
知者。正謂此固有之性也。而強謂仁義達之天下。則不可解也。所  
謂天下之口相似。天下之目相似者。正指此固然之性也。而謬謂

筆舌互用  
縱橫莫予  
揣倪

理○義○悅○於○吾○心○則○又○不○可○解○也○姑○無○論○人○生○之○初○生○而○食○色○乎○生○  
而○仁○乎○第○就○仁○論○亦○祇○可○謂○內○而○非○外○不○可○謂○內○而○即○性○也○姑○無  
論○人○生○之○初○生○而○食○色○乎○生○而○義○乎○第○就○義○論○方○且○外○而○非○內○安  
得○謂○外○而○是○性○也○此○一○仁○也○或○名○之○不○忍○或○名○之○人○心○甚○而○有○為  
尊○爵○安○宅○之○支○言○者○總○之○迂○而○無○當○吾○以○仁○特○內○境○之○蘊○含○而○非  
外○假○之○象○貌○云○耳○此○一○義○也○或○名○之○不○為○或○名○之○人○路○甚○而○有○為  
是○集○非○製○之○斤○斤○者○總○之○泛○而○不○確○吾○以○義○則○外○起○之○化○裁○而○曾  
有○內○根○之○索○籥○乎○是○故○內○之○不○可○為○外○猶○外○之○不○可○為○內○何○者○其  
發○脈○偏○也○試○驗○之○食○色○而○有○偏○乎○哉○且○對○外○而○始○覺○內○之○為○外○對  
內○而○彌○覺○外○之○為○外○何○者○其○分○途○異○也○試○覘○之○食○色○而○有○異○乎○哉

然○則○仁○義○且○不○免○相○岐○也○而○縱○欲○不○謂○之○性○外○得○乎○吁○此○告○子○之  
賊○性○而○害○仁○義○也

告子一極學問自信頗堅若如注中屢發其說又何以爲  
真然固覺惺然不於哉此又深得告子至之旨

食色

莊生神賦  
波公筆錄  
兼信手其相

飲食之人

節

以無失為飲食解者重慮其失也夫飲食而無失則口腹政非輕矣然飲食焉能無失哉孟子意謂人情之蔽也徒藉口於生之重而不務葆其所以重是故甘飲為甘食焉終其身沒沒於尺寸之膚已耳而不惜其大之必失也夫既已失矣神明壞而何取於形色之僅存主宰非而奚貴於官骸之無恙吾所為重戒夫飲食之人職是故耳而人尚曰飲食之不可以已邪是必賤能兼貴無以

小人之腹失君子之心也然後可是必小能兼大無以物交之失奪先立之體也然後可而果亦有無失焉若是者哉天機嗜欲似乎其兩伸也而芬華恬澹竟亦無相碍也則夫吾生之係吾口腹

六重矣。口腹之足以利我而益我亦大矣。形固神之衛乎而何必神之獨處其重乎。體亦志之次乎而何必體之獨處其輕乎。中和甘苦之能調。即嗜味自屬精神而真妄之辨。至此疑可以少寬矣。天地萬物之與參。即形骸轉多。關切而無害之防。至此似無容苛設矣。向所謂尺寸之膚。殆不得以輕吾口腹哉。而要以形全者。真必毀。欲勝者。理必消。天下有貴能兼賤者矣。幾見有賤之養而不害貴者邪。天下有大能兼小者矣。幾見有小之養而不害大者邪。吾固曲解之而不能矣。夫口腹真尺寸膚哉。而何天下盡殉邪。

依題說即不見題情反題說又不滿題面虛實相生神乃並至難乎其難

向以本  
色徵奇

夫道若大路

二句

證道之易知。決人以為之也。蓋使道有難知而何以為若大路之道乎。是則人人可為矣。且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有道在耳。而世之人猶且任焉。且讓焉。何其為之不力歟。無他。其知之者未真也。自吾思之道之統。關於堯弘於舜。盡於孝悌。而道之彰明已久矣。坦然可遵之軌。顯示人以周行。入其中。不聞有岐徑也。奚啻用之而成路者。蕩然無畛之規。確指人以正域。游其外。舉足皆榛途也。誰能舍之而弗由者。嘗觀天下之為子者矣。人盡子也。則人盡孝也。若止有孝之一路。如通衢之可共往焉。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而安。有難於孝者乎。嘗觀天下之為弟者矣。人盡弟也。則人盡弟

大路難知  
官人皆作  
兩轍此決  
直截讀之  
真然

也。若止有弟之一路。如康莊之可合軌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而安。有難於弟者乎。爾試思堯服之外。有桀服。堯言之外。有桀言。堯行之外。有桀行。是桀之不能與堯爭此路也。道也。夫堯與桀之不相蒙。而何人不能辨之邪。爾又思堯之後。有舜。舜之後。有湯。湯之後。有文。是堯舜之不能與湯文異此路也。道也。夫堯舜湯文之不相殊。而何人不能識之邪。今日有大路於此。朝於斯。夕於斯。而尚有茫然不知者。誰哉。既知之矣。必且出於斯。入於斯。而猶有廢而莫用者。誰哉。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皆可知。即人皆可為。亦為之而已矣。

淡、寫來極靈、醒極變化

舜發於猷

全

歷證天意之成人。而承天者可知矣。夫惟天窮人。而人乃不窮。故生之途。非一。而憂患實基之。且天心之仁愛人。無已也。一人有一人之生。而一人之生。有一人。所生之境。其宛轉顛倒之數。不必同。而要以生理。正不甚相遠焉。自說者謂天之塞之。即非亨之。天之抑之。即非伸之。於是多一墮愁之念。夫天何必墮愁哉。若我勞我拂亂我。原出我意外之。不測而妙用其機權。自又有說者謂天之塞之。終必亨之。天之抑之。終必伸之。於是又多一諉弃之念。夫天何可諉弃哉。動我忍我。增益我。正密視我。意中之本念。而巧湊其格局。試思從來貧賤而歎落者。豈真減夫富貴。而湮沒者。何以當時舜說諸人。必從貧賤

題本從橫  
文以從橫  
勝之 8

勝室打勢

憂患中出我。我知之矣。惟諸人識天意之玉成。遇大折挫而不折挫。惟天心眷諸人之立命。當小姑息而不姑息。此則降大任之說也。即上哲且然而況中人乎。即補過且然而況樹國乎。然則信乎生之一途。其寬然而有餘也。若我勞我拂亂我者。種種絕我生路。正種種開我生機。然則信乎生之一途。其截然而甚嚴也。動我忍我增益我者。必有死而不死之心。迺有不生而生之脈。夫憂患豈真能生人。特謂能憂患之人。則生之人也。即生之天也。存國可補過。可受大任。亦可矣。安樂豈真能死人。特謂肯安樂之人。則死之人也。即死之天也。以國則亡。以過則滋。以大任則蹶矣。明於天之說。而又何隕愁焉。又何諉弃焉。

其大鑑銘 駕題 就我亦論 更自超然

天民從無  
此勝解

統天立論  
亦統借天  
布勢

有天民者

三句

民有純乎天者。於其行得之也。夫可行後行。莫非天意焉。是之謂天民。嘗謂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出處之際。誰敢與天抗哉。然而愚者爭。智者聽。不肖者弃。賢者安。均之制於天耳。有天民者。體天之道。代天之權。相天之機。乘天之勢。其於天下也。則達可行而後行之者乎。此一天下也。人以為皇行之。帝行之。王行之。而不知天寔有定數焉。洪古以來。否無筭。泰無筭。必可以泰而後泰也。天也。而天民之行。亦若是則已矣。此一天下也。人以為德行之。位行之。時行之。而不知天實有微意焉。叔季以前。隆轉污。污轉隆。必可以隆而後隆也。天也。而天民之行。亦若是則已矣。是故不可

行則雖隱居求志而終不行何也止或尼之莫之為而為矣天民雖天亦民也豈其衡諸達可行則雖遯世不悔而亦必行何也行或使之莫之致而至矣天民雖民即天也豈其慢諸身未嘗離奧潔而呼吸已潛通於帝心則先天弗違而一晦宛然具四時五氣之推遷跡不必奮立園而精氣直仰於玄化則後天奉若而先覺先知儼然配雨露風雷之至教借令天民也而不問可行者如何謗言行也則亦凡民而已矣何以謂之天民

精融潤達極肖題神

○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題中字一  
一推醒後  
以真實義  
後題後方  
索心局

惟聖能不虛其形而知盡性難矣夫性盡而形始有以殘也惟聖然後可豈易言哉且自人以形骸起念而致本性銷亡於是欲舉形相之私虛而解脫之不知形形之真正當實而完滿之獨不思形色之即天性邪夫形與性合則形幻也而性為真真者附幻者以俱流性與形合則性真也而形不獨幻不幻者載真者而自合有所以踐之焉而踐者誰則惟大人之人然後為不失赤子之人也有可以踐者焉而可踐者誰則惟至聖之聖然後為能盡其性之聖也試觀喜怒之共宣哀樂之相轉其中有節焉不中其節則不踐惟聖人從容而自中也精神融於暢洽而呼吸渾是中和若

踐履之而不使淪於虛者然又觀視聽之易越言動之易流其中有矩焉稍踰其矩則不踐惟聖人從心而不踰也脈絡壅於靈通而骨節俱舍元氣若實踐之而不至致其虧者然在聖人非以形起念祇見其聰明不妄洩睿智不妄營耳然而天德於此固焉夫德則所以潤身者在聖人亦非於踐處致功祇見其睹聞自戒懼聲臭自闔淡耳然而至誠於此完焉夫誠則所以自成者也非不舉意想情識之私一經剝落而正唯私之盡去也乃成其為元初純粹之形非不舉肢體形軀之想俱歸渾融而正唯想之盡空也乃結而為本來真實之形蓋踐不從形以為踐而於形之先為踐聖人亦不從踐形以為踐形而即性以為形此天性全而形色

可俱真者乎使非聖人則非以食色為性即以聰明為妄者耳烏乎

說理題不墮理障自是一種天趣流溢華端

唯聖人



文王孔子  
原與引詩  
石合只借  
以點綴多  
口意耳故  
過欠一段  
似實似虛  
似真似假  
妙絕

○

貉稽曰稽大

全

士不期免毀古聖足法也夫業已士矣而奚問衆口哉孔子文王  
果何人也且自有人品以來但聞有自修之士而不聞有弭謗之  
士自有士品以來但聞有問心之法而不聞有問世之法蓋士也  
者與俗為忤而與聖為徒正恃此超然不受顛倒之一念耳何居  
乎有貉稽者忽為不理于口之嘆也其志憤然其言愀然將無畏  
衆口之如流而疑媿修之難樹乎於是孟子堅之曰是何傷哉誠  
患不為士耳如為士而誰非不理于口者豪杰之精神行必碩影  
寢必碩衾而緝之諷之議則必不碩英雄之氣節狂則真狂狷  
則真狷而無非無刺之慮則斷不為試與子取詩一再玩之置身

三百篇中而想見千載以上大都古人憂謗畏譏側身勵行之旨乎而其間一則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一則云不矜厥愠不隕厥問夫不以羣小易吾節而祗以羣小易吾憂此何心哉嘗求之春秋之時尼山之下有一士焉道大而莫容者孔子是我夫不以厥愠貶吾芳而反以厥問賓吾寔此何道哉嘗求之商辛之時明夷之會有一士焉文明而艱貞者文王是我由斯以觀玄聖焉而不免明王為而不免祗令人嗟懷大息悲憤流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倘所稱憎茲多口是邪非邪吾子嘆不理也六碩所不理者謂何耳是誠何傷哉

物象全在一色一收解是作在可以入仙胎矣

萬曆己未科

莊際昌字景悅號羨若福建永春人

會墨

有一言

節

天地位焉

二句

伊尹聖之

一句

鄉墨

子謂子賤

節

稿

先修其身

為末

孝者所以

三句

君子素其

二節

○為飛戾天

節

人道敏政 人也 或利而行之

弟子入則 節 〇子使漆雕

吾未見剛 節 顏淵季路

觚不觚 節 子路問聞

君子不憂 全 棘子成曰

子貢問人 節 〇子路問政

〇〇不逞詐 節 可與言而

行夏之時 佞人 君子謀道

君子一言 節 〇是集義所

〇何謂知言 節 宰我子貢

節

全

二段

全

全

節

節

二句

聖人

樂歲粒米 我私 君子所以

是故君子 節 庶人不傳

學問之道 節 〇〇入其疆

人也

庶人

有庶

步之相頂  
節：相生  
一為如一

子貢問曰有一言

節

括行於己者。括之於一。推心焉。夫莫真於己之不欲。有勿施之怒。而一言可以括行矣。今夫人終身行。乃知行者不一也。亦惟以其身行。乃知一無不行也。夫固有即私以證公。轉回拂以成順者。寧必從世途問事屯哉。問之自身而已。子貢蓋事博衆者。乃求可行於終身。求終身之可行於一言。夫亦愈知約矣。夫終身之行。至約矣。而以可行達不聞之途。則快甚也。而快有快於如心乎。一事不如心焉。則不快。一人不如心焉。則亦不快也。夫終身之可行。至遠矣。而以一言操默鼓之術。則捷甚也。而捷有捷於如心乎。必人之如心焉。猶有待以心。而如心焉。則固無待也。故有可以一言行者。

其怒乎。怒則其以已行也。就已而摹一最閏切最肫懽之象。第曰已所不欲耳。怒則其以已行於人者也。就已之行而指一最直達最遠達之處。亦第曰勿施所不欲。再不欲之念。視所欲之念而更真以切膚之痛。籌同體之疴。此不必往參羣情一勘念而即明者也。勿施不欲之念。視施所欲之念而亦更洽以茹苦之親。去加身之惡。此不必轉言充拓一遏念而即止者也。且無論橫加乖一體之和。試思不欲之施於人。必不任受。且有我欲行而反阻格不行者。但使繫心而順導之。不既欣暢於無碍也。邪。又無論出反有逆仍之勢。誠思不欲之施於已。明知不堪。且有當欲行時而已。抑鬱不欲行者。使夫當念而善推焉。不既交伸於不屈。邪。此即向所言

取辟溥立達之欲。而反證之以不欲一念者也。此即向所言一貫闡吾道之宗。而實揭之以勿施一言者也。借一心之獨返。萬心之同就。甚達之施。布甚愉之體。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其怒乎。意取其遠。理取其恬。提挈照為起伏。照格此水中。鹽味色裡。膠青也。

欽定  
能賦玄虛

天地位焉

二句

揭位育之功。滿性之量也。夫天地萬物有外吾中和者乎。而且謂  
 位之育之。非盡性者實功乎。嘗謂天地一性也。萬物一命也。即吾  
 性命中自具一天地也。自備一萬物也。惟岐天地萬物與吾中和  
 而二之。而有謂自位自育之用。不閑盡性之事者。夫天運地處。未  
 嘗不位也。有參而莫之者矣。獨挈一範圍而位還其位之初。盈天  
 地皆萬物。未嘗不育也。有茂而對之者矣。共固是曲成而育。復其  
 育之原。夫中和之致者。吾且見天地之位也。夫非直以喜怒符慘  
 舒之運。哀樂消愆伏之化也。運化即無日不旋轉。而試冥索鴻鈞  
 之真體。倘不默結於一極。成何清寧。彼闇淡之修。渾聲臭以合載。

不息之誠。超羣變以配命者。果誰人之成位。而後知吾睹聞潛會  
內皆天地之塞其体。而常清常寧者。果不虛設此位置也。吾且見  
萬物之育也。夫非獨以喜怒不泯其生機。哀樂不釀其疵癘也。化  
機即無處不揚。詡試察無妄之物。與倘不共根於一本。成何發育。  
彼知能自保。不鑿夫婦之良。卑適自依。不亂天淵之常者。果何人  
之弘化。而後知吾隱微獨對內。皆萬物之咸若。吾時而保合各正  
者。果不紛構一網緼也。今觀素隱行怪者。騁其無忌憚之習。且至  
破天地之朴。斷萬物之精。而謂盡性之道。力有不足。滿兩間而固  
之。咸寧否。將參贊為幻談。而首出僅空擁乎。又觀百姓愚不肯安  
於飲食之蠢。且至貽天地之憾。而失萬物之所。而謂脩道之實功。

有不足補世宙。而操其鑪錘。否將兩大有殊理。而萬靈不同治乎。  
總之上下俱察。則上下皆道量之彌綸。而須臾不離。則須臾亦位  
育之現機。天致中和者。豈另有增於天地萬物哉。無失吾性而已。  
不作恣張態。而意見色。張去遣。



原件短缺

P5-P6



子謂子賤

節

嘉君子之品。惟其弘於取也。夫惟能取。乃成其君子。有賤之君子。而見魯君子之重也。且人苟問修於君子。則必證途於取矣。闢取之功。非衆望不為開也。操取之衡。非獨鑄不為受也。以獨鑄合之衆望。而君子始不虛有其名。夫品至君子而超矣。不孤之德。鄰環而成。一身之完。論其熏德於良者。不知其幾何濯磨也。養至君子而又超矣。不滿之洪襟。闢而挹一世之神精。其注念於冲者。不知其幾何淬礪也。吾嘗嘉有衆君子於魯。而何幸得一君子於子賤邪。若且涉衆芳之潤。而不必其局為成也。一君子而以衆君子淋漓焉。若人其有所取也。若且漱羣英之液。而不必其偏為茹也。衆君

便伏爾斯

旋轉至是  
題情

子而以一君子收之。若人其能為取也。我每見取善之量。至於鄉國。非遙。古今非隔。獨是景行仰止之思。不自委頓。即羅君子為大治。未足滿其取之局者。夫師友潤源。賤之借資。我魯素矣。則取之途。不虛廣矣。我每見樂取之衷。至於耳目可舍。見聞可決。獨是澤滋。錯攻之念。深自振拔。而即傾肝胆於君子。未足罄其取之懷者。夫父事兄事。賤之砥礪。諸君子勤矣。則取之衡。不啻深矣。夫惟廣為取。而乃慮其途之隘也。斯非假師心以自用。而何樂挾孤踪以自賞。夫惟精為取。而正幸其型之集也。倘令霸狐踪以自弃。斯何足泚賢範。以為摩。此魯無君子。吾不虞之。國無賢而桓。懼取之無地。此賤取君子。吾不以眾。君子慶魯之禎。而於以一君子標賤之。

品。不然。亢心以承。不受取之益。即皇。多士孰開取之徑哉。

布局甚寬。鑄洞甚佳。而氣更渾。

子謂

題統為楚  
筆自秀机  
自靈

先脩其身

為本

以一身總先後之衡而本可知已蓋知所先則後畢應矣此明新  
者之不能外脩身也本願不重與且夫先後之說從物有本而晰  
言之者也而本之說更可即先後而約言之夫約則無有約於身  
者矣緣身起先緣先收後緣後先認本吾於此得大學之所重焉  
何者人身一耳心載之意傳之知牖之所為一人之明德托於此  
而藏為故物者也天下之明德載於此而共為懋修者也故身  
一先則凡所先者皆以供此先之用修身一先則通所先者悉以  
導此先之竅意心知皆身也則格至誠正皆以修身也由是使家  
六修身則齊矣國六修身則治矣天下六修身則平矣而總之必

先○修○其○身○者○恭○之○吾○故○於○其○所○先○而○知○其○所○後○也○所○先○者○機○無○轉○  
貸○所○後○者○境○有○畢○會○想○古○人○固○已○提○天○子○庶○人○之○衡○而○總○運○之○矣○  
夫○寧○見○明○新○之○責○可○分○委○乎○而○不○自○身○約○其○同○乎○夫○寧○見○先○後○之○  
閑○可○徐○圖○乎○而○不○自○修○身○握○其○要○乎○一○是○意○心○知○也○一○是○格○致○誠○  
正○也○身○之○所○以○內○靈○者○此○也○一○是○家○國○天○下○也○一○是○齊○治○平○也○身○  
之○所○以○外○通○者○此○也○先○此○者○謂○之○知○本○；○此○者○謂○之○知○先○貴○賤○不○  
能○越○其○幅○古○今○不○能○易○其○主○皆○以○修○身○為○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有○能○外○者○也○此○古○人○所○以○先○修○其○身○也○

以修身為經以之後為緯呼為起伏曲盡迴環之妙

善於操局  
閱關照會  
題旨躍然

喚醒三兩  
以似神孝  
第意下水  
破竹

○ 孝者所以

三句

此三句論家國一理執官三比支解  
題旨及遠矣此片發一理實有會

明○於○事○使○之○所○以○而○知○家○國○之○合○也○夫○事○使○在○國○而○孝○弟○慈○宜○操○其○  
所○以○此○不○可○觀○其○所○合○乎○且○教○國○者○亦○曰○能○仕○教○忠○齒○胃○教○讓○撫○柔○  
教○順○而○教○成○矣○顧○人○知○國○之○中○有○家○也○而○不○知○家○之○中○有○國○乎○蓋○環○  
國○中○所○仰○而○承○俯○而○泣○者○曰○君○曰○長○曰○衆○君○之○事○也○而○徒○堂○簾○之○以○  
也○則○何○以○天○澤○示○履○而○猶○有○二○乃○辟○者○夫○其○所○以○事○母○亦○腹○心○之○戴○  
結○孩○性○以○自○矣○而○孝○非○邪○長○之○事○也○而○徒○步○趨○之○凜○也○則○何○以○尊○敬○  
振○鐸○而○猶○有○率○不○謹○者○夫○其○所○以○事○母○亦○哭○共○之○節○依○孺○念○以○自○啟○  
而○弟○非○邪○衆○之○使○也○而○徒○風○草○之○隨○也○則○何○以○功○令○日○懸○而○猶○有○頑○  
不○應○者○夫○其○所○以○使○母○亦○指○臂○之○醜○淪○血○脈○以○共○貫○而○慈○非○邪○今○且○

謂家有嚴君者何尊乎家有長上者何誼乎家有主伯亞旅者何衆乎但教之為人子為人老而事使之精直可還而叩諸肺腑不必往以問之堂階矣今且謂翼戴有肫於孺慕乎偶隨有就於既禽乎撫字有殷於顧復乎倘令親能孝兄能弟幼能慈而事使之節直可滿而曾之寰中不獨局而効之庭幃矣即有揭國家之分而並列之者曰恩義各有主也。用敬用讓用親用仁各有宜也。然而猶歧也。提其所以事使之合念夫且不岐念而符者。亡論天合人合而摠共注於一真。即有推家國之序而逸本之者。曰移孝以作忠也。長長幼幼以相及也。然而猶滋也。邇其所以事使之初念夫且不轉念而券者。何待移之及之而已。先縮夫一脈。教之成也。而出家云乎哉。

君子素其

得焉

君子無出位之行。自得其素者也。夫位所當行。即素也。以素為行。入之而皆得矣。君子哉。且得失之故。寧必在世途哉。問之自行而已。世之行。盡如馳而位之所圍。行或溢之位之所經。行或曠之。皆不能入其中。而自有兩失焉者也。君子蓋曰。自闔境而為位。位閱自而為素。如必世變皆順。則得。不勝失。惟以行為之拮据。此中自有難竟職業。願安有得軼越之思焉。如謂涉世皆危。則入欲幾出。惟以行為之備。嘗此中自有恬夷真趣。願安得有畔羨之念焉。是故以自擯位而何。行之非素。以素御行。而何外之可願。富貴邪。貧賤邪。夷狄患難邪。人世遞遷之位。括是而吾身必行之。素統是矣。行之有不失其正法。安

句上開人  
句下負地  
說自得  
更為得

以君子  
以君子  
不止還  
面局六佳

土敦良履之而皆寔。盡道順命。臨之而皆貞。按以各乏之分。而當位之窾會。自密行之有適。得其常法。中和閭淡。無處不可以藏真。戒謹。恐懼。無境不可以鍊性。休於至一之字。而出位之溢。前自消。夫安有不可行之一途。而思解脫於其外也者。無不行。則無不入也。又寧有不欲行之一念。而懷拂鬱於其中也者。無不入。則無不得也。蓋境萬變而自處一。遙望之而寧。或櫻躬歷之而囂。六定淺涉之而迄。為寄熟詳之。而神為愉行者。何入乎。不出吾位而已。入者何得乎。不失吾素而已。故有君子焉。而經綸極位育之化。廣泮樂天地之寬。蠻貊皆可行之地。顛沛亦不違之鄉。風波自順也。嶮巖自平也。夫非此素位而行者。有以得於自哉。

揭一十字  
抽公妙佳  
前人括之  
在不一  
語

8

鳶飛戾天

察也

指物以言道而詩已言之矣。夫就道言道。道不可言矣。無已則有鳶魚可言也。是詩言也。吾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隱則不剖之藏。而費則現前之察也。人皆習而不察。是以言夫婦為不察者言之也。言聖人為不察者言之也。即言天地為不察者言之也。又何言乎。凡天地間升沈之物。皆可言也。古今來咏物之言。皆可覆言也。即如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言其上下察乎。上下之文章。雖不盡煥於鳶魚。然而鳶已不能藏。飛魚已不能藏。躍飛飛躍。躍之光景。意即夫婦之與知。聖人天地之不知乎。與知不知。摠歸鳶魚之知。是鳶魚兩以無知之知。而補有恨之知。故其點綴有如此。

者上下之法象雖不盡散於飛躍然而飛者已馮天光躍者已洩  
洞含於天子潤之升降意即夫婦之與能聖人天地之不能乎與  
能不能舉屬飛躍之能是飛躍兩以無能之能而補有憾之能自  
然璀璨有如此者微哉鳶也眇哉魚也似亦須臾可離之物孰知  
天下一涉於睹聞即有不睹聞者存則鳶魚雖小天潤自大寧不  
足以語大乎高哉天也深哉潤也似非淺近易到之境孰知萬物  
自外上下亦自有察上下者存則天潤雖大鳶魚自小又寧不足  
以語小乎故就鳶言費可也未已也而且言魚就鳶魚言費可也  
未已也而且言天潤肯哉詩乎何偶言之而適中君子之道乎

會心在無上之境甚有意神

鑄銷无跡  
遂不見此  
題之棘手

人道敏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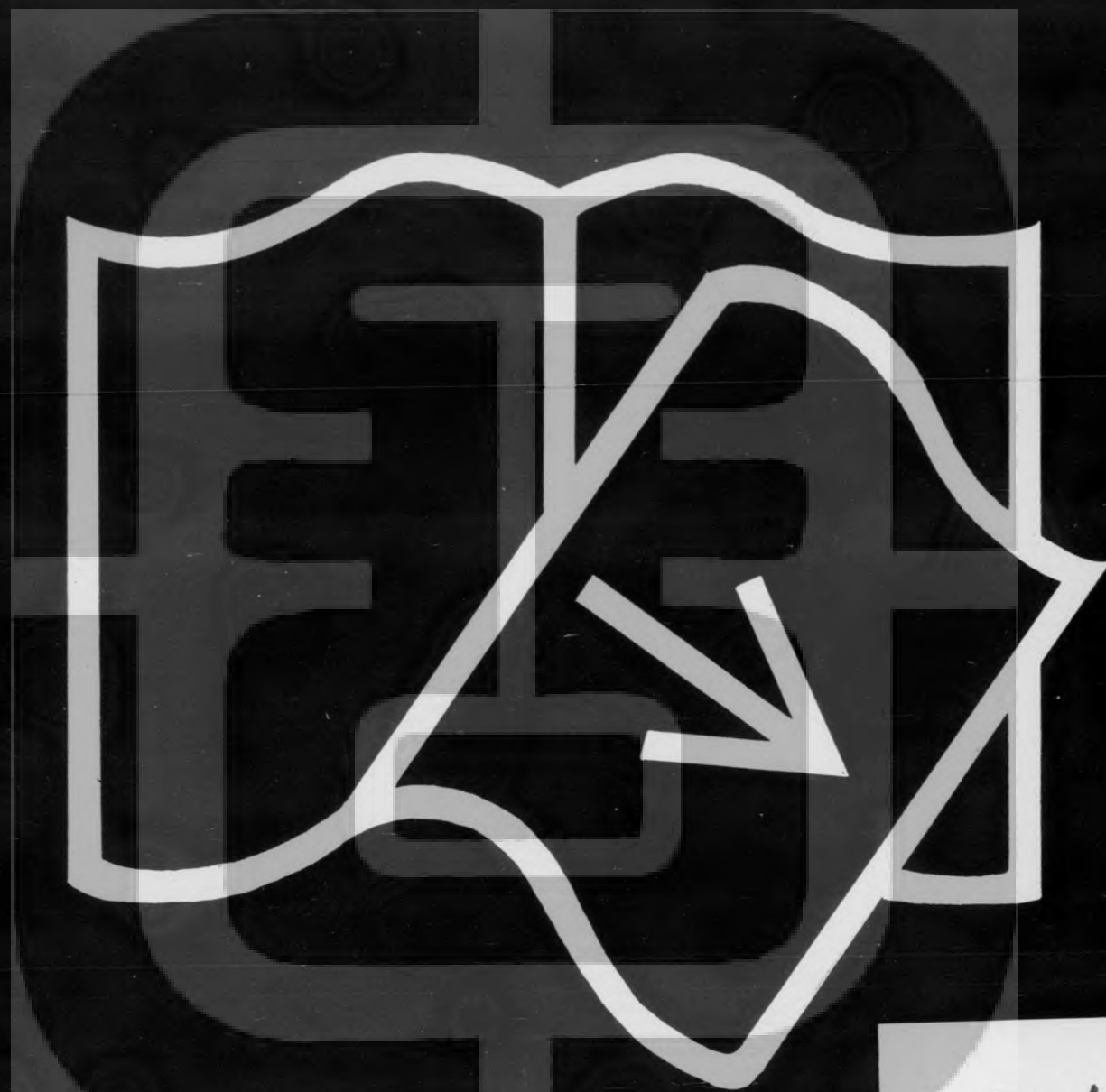
人也

政以人敏敏於所以修之人也夫仁即為人則修道於身者非人  
無以也而謂不足以敏政乎哉且周官之法度非湮也胡以昔振  
而今頹也毋亦以其虛王虛貴者視人而第形骸委之以其自張  
自弛者任政而遂室文置之耳吾所謂人存政舉者夫固謂人之  
道存也而政之舉自敏也夫政之弥施而不匱也正此精神之能  
運曾是聚精會神之人而所運者猶遲為敷乎政之幾頓而不凋  
也只此厥理之尚留曾是厥理貫之人而所留者不敏為布乎  
敏之功与地同符敏之機與蒲蘆同迅而為政碩不在人哉人非  
其獨運者也元首与肢肱合而成人惟身操藻鑑之衡而政之輔

祇神貫決

五十三

五十三



原件短缺

P14



隆。為。人。非。其。虛。假。者。也。禮。修。與。軌。物。合。而。成。人。惟。道。握。彛。倫。之。宗。  
而。政。之。紀。立。焉。要。以。經。制。未。敷。之。初。已。有。惺。不。散。者。是。何。元。神。  
即。網。紀。方。布。之。際。獨。有。肫。不。漓。者。是。何。綿。結。夫。非。仁。之。以。邪。而。  
即。此。敏。政。之。人。邪。真。之。徹。也。自。有。充。周。不。閉。之。機。匪。人。而。真。安。麗。  
矣。合。體。而。出。不。得。歧。朕。而。施。也。情。之。懇。也。更。無。痿。痺。不。振。之。化。匪。  
人。而。情。安。附。矣。與。生。俱。來。亦。即。與。施。俱。流。也。仁。即。為。人。而。人。徒。堂。  
器。乎。哉。以。挈。道。之。主。端。身。之。範。立。取。之。準。調。為。之。經。皆。於。人。乎。存。  
而。誰。謂。人。道。不。可。敏。政。也。迺。知。閔。睢。麒。趾。之。意。迄。於。今。而。不。朽。不。  
朽。其。於。人。也。而。金。科。玉。條。之。章。托。於。人。而。不。息。不。息。於。其。人。之。仁。  
也。公。欲。敏。政。乎。則。毋。失。其。所。以。為。人。者。乎。

羅全題掉  
轉句有  
注有力

弟子入則孝

學父

端蒙養者密培其真心焉。夫心在弟子時無不真矣。行不廢學而培  
之不已密乎。嘗聞蒙養以正聖功也。乘其未漓而保之而行不可使  
浮也。倪其欲漓而翼之而力不可使耗也。是其在弟子時乎。蓋弟子  
之天未損也。狹性獨結於親長。且何知巧偽。何知町畦。正。怒。諭。教。勿  
早。或。破。赤。子。之。朴。弟。子。之。識。又。將。開。也。孺。念。漸。依。於。習。構。而。樞。机。既  
動。交。游。亦。廣。正。忌。聰。明。旁。逸。或。滋。攻。取。之。門。故。端。弟。子。之。行。以。完。弟  
子。之。初。心。勤。弟。子。之。力。以。修。弟。子。之。常。心。是。莫。若。教。之。為。人。子。焉。入  
與。言。孝。也。教。之。為。人。少。焉。出。與。言。弟。也。秉。之。曰。良。不。落。學。慮。之。後。務  
之。曰。本。蚤。在。學。問。之。先。率。之。曰。性。即。惇。言。德。之。庸。達。之。曰。情。以。立。親

理利意到  
詞亦和而  
開合轉折  
游刃自能  
注亦到矣

博說處甚  
得机勢

愛之始孰是謹之信之非弟子慥之修也固之以坊表而寧參之以二三孰是衆焉仁焉非弟子胞與之量也借之以形骸而寧隔之以肝胆只提最初之肫懇已括人生之職業即罄畢世之組修不竟片念之真純夫安得有能餘之力其力之有餘者正暇日可修之頃此中之竅會節文仍需啓迪而可無藉於學邪亦正須更不離之候此際之情動物誘皆足汨性而學可無藉於文邪試一學焉而就行以稽其與文合者且証其與文不合者還就文以印吾所行者併以盟吾所未行者庶毋負餘力而孝弟謹信親愛之心夫亦愈知培矣初心不鑿于後心而未凋未琢還及其朴所謂以豫養者乎暇心不牯其常心而多學多識大畜其德所謂以畜養者乎蒙以作聖信夫

見前名理  
粘公與迷

開門見山

子使漆雕開仕

勤

仕貴能信聖賢有以相契矣夫斯非信何以仕開非信斯何以知其未能信也使開悅開豈有二哉且能仕之品斷不屬之疑人而屬之信人而能信之人偏不淨之自信心而淨之能疑心蓋家國天下之治摠起知於幽獨而安人安百姓之化猶抱病於敬修而謂信可湯言已能哉有能信其所未信者可與之言仕矣夫子未嘗使人仕而何獨以仕使開乃開不言仕而第曰斯開又不信信斯而第曰吾信之未能果何當於使仕之意而夫子何以悅也蓋仕猶虛境也而見仕於斯則實境也信斯實心也而見未能信於吾則虛心也仕之理雖彌乾坤而素位經綸會心正不在遠不以

其心參透焉。能就仕中指出斯之境界而覺有親切如斯者乎。吾之信止剖心性而衾影未安。獨對正爾自歎。不以其心洞徹焉。能就斯際指出未能信之景象而覺有惕兢如斯者乎。故認一斯之理。而道德功力皆斯陶鑄之糝糠。則現前已括匡濟提一未信之衷。而屋漏痰惡皆吾研剖之玄關。則見地已証獨解。庸詎知識意中獨知之照。不即炯然於未能信一念。而仕不可以顯明新之大學問乎。庸詎知敬修中猶病之脈。不即兢兢於未能信一語。而仕不可以展勳華之大作用乎。夫子之使開也。悅開也。其均有以信開也。使之者。使其以斯見解為斯明試。其不驚之局外者。乃其不迷之局中者也。悅之者。悅其以能信。疑必能信任。其洞然於局中

者。乃其恢然於局外者也。果若開而自為能信。夫子必不使之仕矣。而何以悅哉。

未信信所以能信也。兩心以是使仕所為妙。我意  
後手不煩操。

精力既厚  
必以冲恬  
自是大家  
舉止

吾未見剛者

一節

聖人思剛辨以剛之真也。夫無慾者剛之真也。使慾而得剛而何以思未見邪？且剛何德乎？於天地為健質於人生為直體。故充聖賢之浩氣，祗於密藏洗心，而具豪傑之勁力，必不塵紛作緣。此一剛也。豈徒在作用論盈絀，正在本體辨清淨耳。此一剛之當見也。豈徒為波蕩急砥，豎心為心源爭危微耳。思殷我夫子未見之嘆也。而或何以稱申張也？人亦知剛之非柔，而不知柔與剛對純氣之守，不妨剛之潛體。必踞柔之上而爭其勝，乃墮慾之中而受其劇也。人或見慾之類剛，而不知慾正剛及天德之寧，必斷慾之纖累，苟慕剛之名而貌其似，祗蝕剛之元而壞其真也。天下之名節

道義無一不以顯剛之功用無一不以藏慈之依附正惟剛者  
顯出之而慈者依附之祇以倚着一念遂不堅脆兩介而他念之  
縈逐羶慕又勿論矣即人身之氣鬼精神無不為剛恬默之運量  
亦無不為慈浮越之矯張正惟剛者默運之而慈者顯張之即此  
虛憍一念遂判伸屈歧途而後念之熏染紆折又無論矣幾欲尊  
聖賢獨往之修猛焉自造一氣槩而天地健質已忽消磨於刃磨  
之際幾欲駕豪杰勁特之局矯焉停立於人世而人生直體已半  
泯沒於緣構之中令根從玄嘿中自照其神情此際有欣欣欲起  
而不禁自動者何念而其為慈可知令根當矜喜時反揣其意慮  
此中有苒苒欲餒而不自持者又何念而慈之不得剛可知慈而

勸入甚細

得剛也天下豈少一申根哉故為之申其辨若此而人心之真剛  
從可見矣

剖析剛慈二字哉無利義其精學至直令無懈  
不執乎

吾未

學驟舒徐  
氣度溫雅

顏淵季路侍

全

合聖賢之志而得其心之公焉。夫由忘物回忘善皆游其心於安  
信懷者也。故聖賢之志合也。且儒者一體萬物。夫亦有此心耳。心  
之所之而各如其初焉。而吾身之名利櫻薄無不可捐而外也。天  
下之願欲熙攘無不可比而內也。則聖賢安得有異志邪。當顏淵  
季路之侍。夫子蓋有以覘由於技求之表。索回於虛無之衷也。又  
有以借由於徒與之公。而遠回於用之之時也。曰是可以證心之  
量。而語吾道之宏矣。殷然其以言志牖也。惟是大同之懷鬱於中  
而欲共喻。直將借兩心之輸瀉。一洗自私自利之風。並生之願滿  
寸心而欲共抒。直將就一堂之傾吐。立徵恬愉熙皞之盛。乃由則

以共敵無憾志矣。回則以無伐無施志矣。裘馬可公之志。志何超然適乎。有斯志也。誰復私長物而封一膜者。老少友朋。其說不飽。裘馬之體而暢公共之想。焉無伐無施之志。志何渾然。忘乎有斯志也。誰復矜私智而操德色者。老少友朋。又奚不屏知識之營。而游帝則之順焉。其所為共裘馬。渾善勞之人。即是欲安欲懷。欲信之人。人無以隔其願。而我有以壅其情矣。其所為無可憾無施伐之心。亦即是安老信友。懷少之心。心無以壅之於獨。而人有以溥之於同矣。故由言由志。回言回志。合而証之。夫子之志。而乃知志通天下為大。安信懷無得局之。以獨抱雍熙氣象。不必矧季之非三代也。志融物我為公。老少朋摠皆合之。以同氣太和休風。不必

吾心之無宇宙也。言志之會。而心体無私。固可識矣。

此題變局無所不有。此作重卷。其合此三節。鑄局又為一新。而泆澤之味。令人少思。

顏綱

無限感慨  
深情段  
插出  
無已

觥不觥觥式觥式

聖人傷毀方者即一觥有餘慨焉夫觥而毀之非制矣矧漢詭而托  
之觥乎觥之不度名將安附夫子蓋重傷之曰今王制之凌遲極矣  
第使一物可據或幾存不泯之情形乃吾尋聲索度至有方為利而  
詭冒乎方者其將何以解之即如觥一物耳而物宜之象若有借之  
為坊表之飾而必不可受之以更者觥亦一名耳而一成之制寔有  
設之為稜隅之峻而必不可受之以混者則試按觥之名而觥之象  
固可摹也苟其易觥之象而觥之名必不得仍也乃觥也而竟不觥  
乎沿之以聲而夷之以意觥其与古反矣不觥也而猶稱觥乎夷之  
以制而仍竊之以聲觥其与世安矣宇宙間有形而後有名矧此規



還他兩個  
引字

圓矩方成法自在。夫觚也而能堪此破壞哉。且已壞之觚。於成法何  
肖而能堪此依附哉。古今來一物自規一則。矧是蕪隅矩矱。定質自  
彰。夫觚也而何以殘毀若此哉。且觚之已殘。於定質何涉。而又何以  
偽冒若此哉。我祇見人世破方。斷軌之習。無一不如此觚。而徒為觸  
物以興悲。我祇見當今若存若亡之制。亦已盡如此觚。而轉令狗象  
以徬徨。蓋先民往哲之制度。原不得遞更於智巧。睹斯觚也。而作者  
之精神。脈。其有會也。誰張巧造之械。而重煩我之。任回邪說。夏說  
殷之。深心既已遠。悼於無徵。嗟哉。不觚之觚也。即目前之景象。且且  
然其靡考也。誰為名寔之冒。而幾使我之莫解。邪豈風氣之升降。一  
觚不安其故。抑人心之波靡。即一觚亦渝其度。不能不重發一慨云。

思度罔效  
其持於飲  
既委絕有  
机殺

子路問聞

二段

聖人兩策問行者。皆以不負所聞而已。夫由父兄之說。可以善吾  
聞。由斯行之說。可以實吾聞。得此兩者。而聞無異矣。嘗謂天下萬  
全之畫。底成之績。惟行策其途。亦惟聞開其筭。勇士入之。恒翹焉  
而願試。懦士當之。亦蹶焉而思張。此聞斯行。諸子路冉有。育有請  
也。第必操一銳喜念。而以冥悻決事。幾令入耳之竅。決而受必潰  
之幾。則負聞。又必持一逡巡念。而以逗遛當局。幾令傳嚮之官。頽  
而任不赴之勢。則亦負聞。故躁者敗之門也。宜衡之以識。夫識於  
何。衡乎人。世惟老成。乃始有其旋之慮。吾知其閱變深。而籌局審  
也。試借此周咨詳度之思。以折其少年英銳之鋒。而雄圖不與於

味識字氣  
字尤中兩  
之數

深○心○邪○石○畫○不○出○於○重○持○邪○夫○乃○可○以○收○不○括○之○動○獲○得○全○之○昌○  
而○行○無○復○虞○憤○矣○則○夫○子○之○以○父○兄○迪○由○者○乎○需○者○事○之○賊○也○宜○  
作○之○以○氣○夫○氣○於○何○作○乎○人○情○初○聞○善○誰○獨○無○銳○奮○之○想○吾○惧○其○  
繼○而○衰○終○而○竭○也○試○乘○其○未○衰○未○竭○之○思○鼓○其○始○銳○始○奮○之○圖○而○  
雌○守○決○不○為○雄○飛○邪○賈○壯○猶○安○於○處○錚○邪○夫○乃○可○以○關○不○開○之○程○  
奏○不○毀○之○功○而○行○無○復○虞○廢○矣○則○夫○子○之○以○行○斯○策○求○者○乎○蓋○籌○  
咨○既○詳○則○緩○急○兢○練○之○施○已○冥○心○而○酌○其○會○而○苟○義○有○所○必○往○猛○  
進○亦○不○踟○用○罔○策○勵○誠○堅○則○心○力○盈○縮○之○介○已○帥○志○而○賈○其○勇○而○  
苟○途○有○所○必○循○慎○重○亦○非○甘○自○畫○搃○以○善○吾○行○之○聞○而○吳○于○觀○理○  
用○罔○不○臧○敏○於○赴○機○績○或○罔○黎○亦○總○以○收○善○聞○之○益○而○沉○幾○以○入○

見○乃○非○浮○迅○幾○以○出○聞○乃○非○虛○夫○豈○謂○父○兄○之○訓○可○也○於○躬○而○斯○  
行○之○教○乃○輕○為○試○哉○

儘意抽發而不意又不露但見其象之新而語之俊也

考汝錄  
理境深刊  
必之於條  
是左

君子不憂

何惧

即憂惧之所化而得君子之內心焉夫不憂不惧而得之不疚內心  
抑何密乎故謂之君子也且甚哉憂惧之為心累也庸夫幾若之高  
士幾矯之彼惟於外緣衡分數而不於內心勘本原而自得之衷幾  
憧：焉無以自寧昔夫子與牛論君子而曰不憂不惧蓋謂坦衷之  
運涵飛羅於滿腔則弱嗜之所不入也浩氣之充塞天地於一心則  
震撼之所不動也而且以為理道者僅有心之鎮壓也邪而且以為  
化齊者徒無心之解脫也邪則試思憂惧之根從何萌皆其疚心之  
自為乘而櫻不能寧囂不能恬也者又何以遣之而即消則試思憂  
惧之疚從何伏皆其內心之自為匿而寧者且懔恬者且囂也又何

卷之三

以脫之而能遠。夫其內省者乎。內省而不疚者乎。內之精沉矣。原不與世紛為構。第從無構之初。惺其本念而紛逐之垢。默化也。則起念總屬浮情。何碍此內之沉凝。內之性定矣。亦不離世紛而淨。但使常淨之字密為繩檢。而疾惡之倪俱融也。即粹應。總以鍊神字乘此內之靜定。彼夫戒慎恐懼。盡內心之乾惕。亦何地可以自寬而不寬於嚴省。即不闕其廣。非憂懼妄實。損不知其何自往者。而乃知真兢惕者之為真恬愉也。彼其覩聞顯見。盡內境之操脩。亦何地可以自弛而怠弛之不前。即純淨之不虧。憂懼情緣。損不覺其何自消者。而乃知常舒泰者之有常操存也。不憂乎。不惧乎。寧獨排遣為功。而放浪為遣乎。檢其內心。遣其常心。斯之謂君子。

為兩家解  
物當各了  
青

棘子成曰

全

去文存文之論。皆為君子慮也。夫重質乃以去文。而存文亦以辨質。其皆以為君子慮也。而乃知二說之不相崎也。且文質可使孤行於宇宙間乎。太素之舍。何必非經緯之始。和采之受。何必非朴心之流。惟世以文勝。當君子而乃有為君子。維文之窮。又有為君子。邇文之初者。今之所謂文。非質生之文也。而滅質之文也。質既受其滅。則文不可任其勝。不得不去文以救之。而文之所為文。非其離質以著也。實附質以生也。文惟不反其生。而後質益受其救。不得不存文以救之。去之者曰。太玄之元止。此希淡。君子獨有質而已。正使盡捐其文。亦何妨為君子。質之不存。焉用文之。此夫當

偽文真文  
千古破的

莫。返。之。江。河。憤。而。嚴。之。砥。於。以。說。君。子。意。亦。良。苦。矣。存。之。者。曰。希。  
淡。之。中。不。乏。聲。味。質。正。不。能。無。文。也。必。使。盡。去。其。文。亦。不。成。其。君。  
子。韓。之。徒。存。虎。豹。希。辨。此。夫。尋。自。然。之。分。數。調。而。劑。之。合。於。以。惜。  
君。子。意。亦。甚。婉。矣。夫。文。之。必。有。質。也。正。謂。不。相。離。耳。有。如。玄。黃。爛。  
目。遂。令。皓。素。凋。根。以。此。為。文。有。以。文。為。乎。無。以。文。為。乎。剝。而。受。之。  
以。復。去。太。去。甚。不。可。及。其。自。始。乎。夫。文。之。至。為。臧。質。也。正。謂。不。知。  
其。合。耳。試。觀。山。川。雲。漢。不。掩。乾。坤。昭。回。以。此。為。文。文。不。猶。質。乎。質。  
不。猶。文。乎。嗚。而。受。之。以。貴。天。文。人。文。不。以。化。成。天。下。乎。乃。知。子。成。  
所。去。之。文。偽。文。也。偽。文。去。而。質。存。而。文。之。附。質。者。亦。併。載。以。存。是。  
寧。儉。寧。固。之。思。也。子。貢。所。存。之。文。真。文。也。真。文。存。而。質。辨。而。文。之。

離。質。者。併。不。淆。其。辨。是。文。質。彬。之。之。旨。也。故。曰。二。說。皆。以。為。君。子。  
也。

此題創極之議亦能無下手以作又復為變局不說  
壞兩家甚有激力

棘子

博夫之氣  
筆下亦有  
餘韻

○ 子貢問友

一節

聖人論友。婉致其無已之忠焉。夫以忠得辱而忠幾窮于不可矣。惟有道而止之法。乃為善行其忠哉。蓋嘗論朋友曰。數斯疏。夫數者。豈其不能慷慨被哀。自附直諒之友。毋亦亢而不婉為將也。迫而不曲為引也。而中道相捐。且以其身為友。詬厲也。子貢侃侃者。而問友。夫子思有以善用其忠者。而曰。夫友期拂心。不期謀面。第拂之而徒以弃乎。將拂之而乃以成也。友貴攻錯。不貴滋毒。第攻之而徒為自絕乎。將攻之而乃以自盡也。其為相成也。則忠而且謂忠以善吾成者。其於斟酌始終之會。猶有弗成也乎。其為自盡也。則忠而且謂忠以盡吾心者。其於調劑吐茹之際。猶有弗盡也。

乎是有善導一法以行其忠告而且不可則正一法以行其善  
道者吾肺腑傾之而復神情酌之哭以入毋遂以出也倘神情之  
微隔何敢肺腑之務罄者繩糾雖殷其且徐收之以俟其自繹也  
吾矢之天日而復揆之機勢紆為迎毋直為距也倘機勢之未投  
何取天日之徒矢者情愫雖懇其且默濡之而徐為更端也此而  
激意氣以自遂而忤詞排擊尽觸其忌至令悟非者無復轉圜之  
望此而懷憤悻以相加而引繩批根不顧其後且令麗澤者至有  
終凶之咎非徒辱友也袒自辱耳曾忠告者而可令有此辱哉蓋  
其初之告也本緣不可而藥之而忠之心彌苦導之詞彌甘至于  
止以待不可者之自轉而甘詞有尽苦心愈無及其告之志也公

轉所以破之而告之者無匿心道之者更無激心至于毋自辱  
以致吾忠之無已而正非愆于情友且不穷于誼矣寧獨友哉君  
親亦然

空自辱亦為忠告見地既高而佐措絲必有  
法

機理傳  
造說固秀

○子路問政

無倦

政有兩作其精者操以常心而已夫先勞固從心作者倦即不謂先勞矣而又何益乎嘗謂治道之振靡寧必問政哉視其主心而可知也倦怠之根忽中心於不及持而頹弛之象遂授政以不及振矣子路而問政豈虞兼人者之甘人後斯行者之浪自逸而獨以先勞詔之哉蓋必指其何者宜先何者宜勞就事而圖之事竟而先勞亦竟矣而第曰先勞先勞固不在事也即謂先以戒民後勞以防民逸緣民而帥之民應而先勞亦滿矣而第曰先之勞之先勞又不在民也夫直以一念之不容沮格者貫於砥礪鼓舞之中而煉心於密不必程課于迹亦何地可弛吾擔荷者夫正以自



心之不容退縮者。運於作興磨礪之表。而赴鵠於獨不徒責標於  
衆。亦何時可竟吾鼓舞者。故言先勞。即不得言倦也。倦於先。且得  
謂之先乎。倦於勞。且得謂之勞乎。倘欲益先勞。不過言無倦也。先  
之無倦。而先不益先乎。勞之無倦。而勞不益勞乎。凡倦之前。不中  
於怯治心太懦。每中於銳理心太猛。銳心一中。而先勞之規。盡憑  
意氣恢張。雖形力未憊。而神情已在索然立稿之境。凡倦之積。不  
乘於淺嘗。而沮其難。每乘於遙跂。而玩其易。玩心一乘。而先勞之  
效。見為旦夕畢程。即軌途未終。而初念已有委然幾損之倪。此先  
勞兩策。搃敬備一脈。夫且不息自強。無逸作所。而寧得參以倦數  
之端邪。此先勞無倦之心。正堯舜猶病之精。而雖安極百姓化成

必世寧得滿其先勞之神乎。知先勞之中。無可倦。則先勞之外。更  
無可益矣。

去脫先勞處。眼境又為一妙。運掉。象甚鬆。甚活。

誦

後先覺力  
謂援得玄  
珠○○○

從詐不信  
僥運而起  
委換先字  
精醒異常

不逆詐不  
一節

聖人戒用知者而貴自然之覺焉。夫覺之先者正不從僥逆得也。彼僥逆者烏得賢且世之相蒙以機也。而轉相索以解也。吾以為覺体之壞未必壞於不解人而止壞於索解人。如今所謂逆詐僥不信者以為賢乎。夫覺莫覺於心而先莫先於心之覺。惟心有覺而後有巧逃于覺之外者。詐與不信不過乘吾覺而蔽之耳。而覺不已居詐不信之先乎。惟心有覺而後有多方於覺之用者。僥與逆又其後吾覺而滑之者也。則覺不已居僥逆之先乎。覺本自先也。而逆僥者反有所不覺也。彼以為賢於詐不信而吾以為非賢也。詐不信不必不覺也。而不逆不僥者抑亦覺無不先也者。即不

与逆億爭賢吾以為是賢也今觀淵之止也鑑無不徹也莫止於  
心而憧焉以逆億滯乎去其滯而止中之澄徹自映無論境先  
有幾事先有理而先皆覺也不動知巧之械渾歸至誠之神矣今  
夫象之室也照真能道也真室于心而後後焉以逆億翳乎撤其  
翳而室中之妙明自現無論局外之覺局中之覺而覺皆先也不  
破渾蒙之竅洞見天地之察矣何也覺有初動一念其知曰獨  
不与億逆為偶自不与詐不信為偶曖昧之術入光明之舍而自  
剖夫聞乘人之巧智者何如獨見獨聞之為昭也覺又有本末慧  
性其靈曰虛虛不緣詐不信生念亦不緣不億不逆滅念光明之  
衷入恬漠之宇而更朗夫於有限之伎倆者又何如不睹不聞之

無窮也故曰是賢乎先覺者而賢也而焉用是逆億者乎夫摘伏  
而可以賈慧則魍魎公行矣夫照邪而必以智鑿則心性不靈矣  
無惟知幾不可見于世也

一片光以境界透現無教名理談之神韻

不逆

此深心力  
索之欠缺  
沉湎歎

可與言

節

監用言之失當澄其言之心焉夫心誠智何至不言與言言失之  
哉故用言者澄其心而可也嘗謂言難矣就言而力調其遠更難  
也蓋言之齶有謹司之者而中竅之言還有精核之者苟於言令  
得失之介真是心爭明昧之關耳何則人心有智焉不必塞兌亦  
不必尚口第以程言之受者機而不可已蚤燭焉即紛以相蒙  
神必不焚也又以酌言之施者機而與不與已默符焉即強以混  
投中必不許也吾乃知明未徹不言之宜則可言者必不與言神  
示了可言之局則不可與言者必與之言使非智者於言不言之  
際妙有玄解則失人失言且柰之何大凡不與言之心即不可與

游咏雲有  
閒遠之趣

言之人迎之而來乃可與不與竟與誰言乎吾不必覆觀其兩與何若而即此不言已知大迷令不迷焉括囊之念詎必設於時發之候也大凡與言之心即可與言之人迫之而出乃不可與而與竟與誰不言乎吾不必參閱其不與何若而即此之言已知大惑令不惑焉委心之愈胡獨傾于異調之夫也吾人無自如自吐之絨而神識誠洞於言先有鼻對之頃而吐失之躁茹失之隱我無有也靈心有時顯時藏之竅而人言恣厲其鑑別有靜觀之餘而顯失之輕擲藏失之重爰我無有也蓋言有開必有受故不智之言與言時轉與人時言有施還有宰故可否之清其心失乃其言失吾故延用言者先澄吾心之智庶萬無失乎

行夏之時

佞人

寇蒙禮樂  
穆之森  
此文雅  
此題

酌治法於四代而清治源於一心夫心以宰法也酌四代而畫制非有放遠孰清其源哉嘗謂一代立隆之典唯斟心以行法而百王就衡之極不恃法而恃心乃談治者百絲主之制不一防主之劭即制作滿今古終舛道耳夫自虞訓危微以啟夏疇而犁於殷誥燦於周官其律曆車服之制固代興不沿其舊而崇正斥邪之範則主心獨操其鍵試令緣心而酌之法古即以定經制而何必翔師心之智試令觀會而通焉累朝畢以供摩畫而何必顯一局之守故運德遜勝之說非也吾曰時必行夏質文代變之說非也吾曰輅必乘殷而冕必服周監夏咨殷以翼憲章文武之志頒翔

換時以布車書冠裳之盛禮備矣治定矣吾將與子追蕭韶九成之休慕天覆地載之規而於帝協德而於王讓功哉雖然望諱和聲之訓寧在齊政同度之後而孔壬淫哇之戒寧殊風愆無逸之旨則安得君之前有御焉陳靡靡之音而乃為逢者乎則安得君之側有伏焉操諭誣之口而媚為嘗者乎蓋干紀瑀朴搃起於主衷之沉溺不嚴而杜之而奸聲佞口得以緣耳目而中膏肓濡賁亂雅皆造於君心之波靡不蚤而剪之而聲靡諛傾安匪端視聽而肅法紀故放之俾不侵也遠之俾不邇也而後欽若志一無所擾我五行者度數議明無有亂我章服者中和極建無有干我律度者天非以兩念凜危微之防而虞夏殷周共源而印以一心衷

禮樂之衡而帝王功德合符而施者哉此為邦之定準也

品 氣色 萬華 聲調 圓突 局度 自是 深遠 的是 元

行夏

使事必力  
執事必組

君子謀道

憂貧

○君子有真學。純其心於道也。夫學唯有一道。曾。是。學。中。之。祿。而。得。以。分。謀。道。者。之。憂。我。且。學。之。最。易。汨。者。不。獨。道。外。之。妄。念。正。此。道。中。之。浮。想。就。此。中。而。分。注。之。而。謀。以。岐。遂。就。此。中。而。轉。營。之。而。憂。益。溺。矣。吾。以。道。之。体。淡。濃。艷。之。所。不。入。也。參。以。他。營。而。道。迺。不。得。純。學。道。之。念。闡。羶。途。之。所。不。雜。也。貞。以。一。志。而。學。乃。始。得。恬。夫。君。子。也。而。非。謀。道。哉。曾。謀。道。也。而。猶。謀。食。我。謀。之。所。在。即。為。學。之。所。注。而。畢。世。純。修。摠。道。中。之。實。際。謀。之。所。在。即。為。學。之。所。忘。而。渾。念。虛。融。摠。道。中。之。真。契。夫。豈。以。祿。之。所。不。必。獲。而。姑。却。之。道。外。正。以。學。之。所。必。收。而。不。得。濶。之。道。中。也。蓋。唯。祿。在。學。中。則。祿。之。托。朕。

甚細。凡功名中之富貴。道德中之功名。皆能挾其所甚甘而投之。以必。匪。謀。道。者。固。泊。乎。無。他。嗜。也。而。憂。且。得。非。道。乎。唯。學。而。祿。在。則。祿。之。起。念。亦。甚。微。凡。時。習。中。之。悅。愜。遊。世。中。之。疑。問。皆。足。中。其。所。微。開。而。岐。之。以。必。憂。謀。道。者。固。矻。乎。有。顯。圖。也。而。憂。且。得。在。貧。乎。故。却。外。至。之。覬。覦。猶。未。足。礙。道。之。純。至。以。在。中。之。符。而。念。無。旁。溢。焉。則。不。至。穀。之。心。無。復。問。久。暫。矣。絕。非。道。之。去。處。猶。未。足。貞。學。之一。至。以。應。學。之。祿。而。中。無。夾。襍。焉。則。不。干。祿。之。學。當。無。問。得。失。矣。貧。之。不。憂。乃。專。其。道。之。憂。不。憂。學。中。之。祿。所以。憂。道。中。之。謀。君子。哉。而。寧。如。耕。之。有。餒。也。故。為。不。憂。以。遣。之。哉。

心為左中之知易生慕外之熱所以揚公其心事此物拉透

只在以為  
不亦不耳  
字誣其全  
不於知不  
全下死許  
極得懸情

君子一言

節

賢者傲易言者惟其示人以不智也。夫言出而知不知。徵焉則議人。何取而况其妄議也。子貢責陳亢曰。知人不易。立言良難。古今兩重。之。今。之。觀。人。者。有。聽。言。之。法。而。言。者。漫。無。折。衷。以。失。人。之。言。成。天。下。知。人。之。明。何。左。也。如。子。賢。予。於。仲。尼。聞。之。者。將。以。子。為。何。如。邪。吾。聞。君子。真。心。內。証。不。暇。方。人。即。有。意。外。衡。尤。先。量。已。一。言。也。傳。之。耳。得。之。目。豈。其。無。稽。而。然。惟。其。非。無。稽。也。於是。始。不。能。藏。拙。一。言。也。擬。之。心。議。之。口。豈。其。無。見。而。云。惟。其。非。無。見。也。於是。始。還。以。受。評。我。之。知。人。也。不。若。以。衆。知。者。之。尤。確。人。之。論。我。也。較。以。我。之。論。人。者。為。更。詳。智。不。智。不。在。一。言。哉。故。知。言。不。可。無。心。出。也。泛。然。而。是。其。所。非。非。其。



輕活流利  
六卦六象

所是以取便唇脰可耳。或得執以窺吾之鑑。且以為不辨是非也。一失之昏。再失之躁。而胡不三緘焉。言又不可以有心溢也。忽然而伍其可昂。其可伍。以取決胸臆可耳。或得執以定吾之衡。且以為不足輕重也。出既難追。返亦難食。而胡不三復焉。宮墻之峻也。不入不見。至美及肩。千數勿識者。反謂其宜。云日月之高也。可仰。難踰。若擬二曜於丘陵。智者徒傷其自絕。言何容易哉。非必涇渭不明。姑養其訥已也。人各有分。當沈觀其所藏。濬清議之原則。品題後矣。非必妍媸無辨。藉覆其短已也。人各有偏。當徐擬其所定。協公議之極。則雌黃置矣。知賢人易知。聖人難言。曰意局當年不能辨也。非賢人可非聖人不可。尤隨言集後世不能贖也。可不慎邪。

將上句透  
發下句只  
一及此題  
神既洽局  
度亦自洒  
然

是非二字  
已便躍然

○

是集義所生

二句

辨氣所自生。而其操功內矣。夫吾心惟義也。集則生。而謂生可罷乎。孟子抉其微也。謂夫人心中有渾合而來者。不得謂義為体。而氣為用。人心中有相待而生者。於是義常居先。氣常居後。此中之節度。不可不徐而按也。夫氣何自生乎。第指為氣。似可容密攝之勞。而一謂之生。即隱然有萌蘖之漸。然第求其生。猶似有潛操之力。論及于所生。即脈脈有燃達之機。謂非集義可乎。突而入之。我不知其所自會。但使此心中時時見有直体。即此是集之真機。至於容氣融而元氣恍乎復焉。復則生矣。尚安有矯揉之迹。邪。恬而挹之。義亦不知其所聚合。但使靈明中息息符其直養。即此是集之精神。迨夫邪氣滌而

名理掩映  
非更似所  
及

正氣盡乎達焉。達則生矣。豈在矜奮之粗邪。想其時不特義能生氣。而氣還能生義。蓋停毓之深。更不分理氣。使理與氣猶兩持焉。則猶之未生也。想其時不特我能集義。抑且義能集我。蓋滋培之久。更無可著功力。使功力還相持焉。則生候猶未決也。而况可釅而取邪。吾無問其釅之後。斷無滋息之理。但就此釅之一念。已為客氣所據矣。夫客氣入而此氣尚為吾有乎。且無問其取之時。決無濬發之理。但就此欲取一念。已為邪氣所侵矣。夫邪氣乘而吾心尚能來復。欲要之。吾所謂集不必事。求肖中。苟獨信其是。即信心而行。亦集也。夫非強而合之者也。吾所謂生不必時。發露。但無鑿吾心氣。即寂然不動。亦生也。而非夫迫而持之者也。養氣者辨之。

何謂知言

言矣

以心知言者。以知証聖焉。夫言之弗知。患弗知心。故知生心之害者。其証聖之知乎。且心何能動。眾動禁滄。或受之疑矣。言何能動心。自心眩惑。先受之苟矣。此不得言而勿求心者。所以大謬於聖宗也。孟氏何以知言哉。夫知言者。將以知抉隱微之由。亦以知杜盡害之前。以知剖群鳴之囑。亦以知束干聖之衡。則惟心之靈。瑩不翳而言之微。為實顯為盡。無不畢露也。惟見之圓融。不碍而言之滄。為異統為同。無不坐照也。擴大全之觀。則偏指不能嘗也。守至約之途。則支言不能溺也。知蔽知陷。其知詖淫之生心者乎。操必合之轍。則浮詞不能眩也。持有主之畫。則幻詞不能匿也。知離

寬券題賦  
題入手不  
徑不急

卷之三

聖道不易  
正見已知  
三先耳

知窮其知邪道之生心者乎。生心者中膏盲而錮之深。必且聘詖淫邪道之術。而募及於政事。知心者揭肺腑而締之密。併且灼害政害事之端。而洞察其指歸。議論綱紀。併局而受必波之勢。吾第以一心懸其鑑。而睿照固已遠矣。世道人心。浸淫而任簧鼓之術。吾第以一心搯其衡。而狂瀾或可砥乎。有聖人者起。毋亦詎詖放淫。一政事之權息。邪及正。屏波靡之習。且惟是吾言俟。而有微矣。又孰是害心之言。得以熒惑我者。蓋衆言淆亂折諸聖。千聖統宗。會諸心。以明心者証聖。則衷犀言而抱不謬之契。以知言者定心。即肩大任而收不動之養。此孟氏知言之法。其聖學之真詮乎。

轉抄圖檢意更刻露

使題外可

餘地以議  
論羅完題  
面兼透題  
情是隨駕  
之極可法  
左

宰我子貢

聖人

擬聖於學聖者。當證聖於知聖者。夫有知聖之智。而後識其所以異。則奈何以聖所不居。為願學者輕擬哉。且吾人橫襟而揚扆。往往以衷至聖之衡。獨恃有智耳。彼其矚於羣品之所安。晰於同異之所辨。當不以吾知受闇昧者。蓋嘗環生民而得一孔子焉。未嘗於兼處擅長。而能於同中標異。含則蓄仁智之府。而湛為道德。煥為說辭。發則妙仕止久速之宜。而孤竹讓芳。阿衡遜美。寧獨學不易。能我智且不易知矣。惟知之不易。而後乃有輕擬不居之聖。願安姑舍之賢。景行不同道之古人。如丑之於孟子也者。夫孟子蓋願學孔子者也。孔子之內有羣賢。而不知其非詣之所安也。孔子

之外有夷惠而不知其非學之所泚也。即使闢土宇而樹鴻駿振  
義聲而流仁脈。夷惠能孔子之所能而敢以生民未有之聖妄焉  
而始附之邪。則知其同當求之於異。知其異當證之於智。而宰我  
子貢有若蓋已先得願學之宗。而智超既聖之解者矣。彼從仁智  
之衷。洞其宗。而不獨詞說誇長。還從功德之表。徹其旨。而不緣同  
異清識。有三子之智。而進退事使之芳規。其瞠乎獨後者可知也。  
一体具体之哲範。其卑不及格者可知也。願學之英。所為抑羣品  
超古聖。而希踪以自泚者。不又可知也乎。故學至于孔子。而後見  
其大。知至於三子。而後識其異。陋哉丑之智乎。是不可令宰我子  
貢有若見也。

運机抽絃  
必法必秀

音族流美

樂歲粒米

我私

公私交病於貢。則先公之民情可思也。夫貢之病民也。民病於奉  
公耳。乃兩公之咏。民何獨殷乎。行世祿者必稽之矣。且為國者何  
以不宜緩民事也。夫非公私所交。取辦者乎。願上第急於奉公。則  
私不得獨利矣。民苟利於遂私。則公必不得獨緩也。蓋司歲者天  
乎。天行樂凶。惟憑兩暘時恒。而酌歲入以贍上供。則天無權而惟  
君有法。望歲者民乎。公私糗備。惟藉終歲勤動。而造民歲以收兩  
利。則君有制而後民有情。而何貢法之行也。舉樂歲凶年而昏困  
也。寡取非息。取盈益虐。稱貸之債未償。溝中之瘠已捐。豈為民父  
母者獨忍至此乎。羣有司之廩祿。僅需給於歲輸。大司農之責。逋

亦寧盪於常額為公計無暇為私計也。不知私告匱并且公坐困矣。吾不知今滕所行之世祿取之公乎？取之私乎？而試思及民急公之情，則矜矜之私亦可閔也。試咏雨我公田之詩，則急公之情何獨殷也？祈禳祝年之願，其在公田也；不啻其在私田也。先公後私之意，其在凶年也；無以異其在樂歲也。當是時，上不聞操祿入之經，而督取盈之制，下不聞苦歲課之供，而捐老稚之命。私可以遂仰事之恩，而歲不能為災。公亦可以足世祿之頒，而民不病為虐。此非助法之善，何以有此？君得無意乎？

此在歲下不憂不起爐作爐而悠然自得以趨左

指出人字  
三義  
是隨題

君子所以異

人也

君子以心異人，惟其以人同聖也。夫聖同此人人，同此心，惟自反之君子，迥為存心之君子。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今世所震為異人者，非聖人乎？夫人何以自異於聖也？彼於人外妄設一我相，而不反得其所為，心復於我外橫設一人相，而不常操其所為。存存之者，其君子乎？則君子所以異於人可知也。君子非能異人以心，而能異人以存也。人同一心，而心之存者，惟君子一人。心同一仁禮，而仁禮之存者，惟君子無失其人。我且為愛人敬人之人，而何以無恒愛恒敬之人？即人且為橫逆待我之人，而我何可不為自反之人？反仁反禮，反忠搃以成其為人。自仁自禮，自忠又何難於妄

人如以妄人為足難也將一朝有足患乎如委之妄人而遂不自  
及也將終身可無憂乎非憂其不異於人憂其無以為人也非憂  
其不能為舜之人憂其不能為我之人也古來橫逆之加有甚於  
舜乎即古來異人之舜有加於人邪舜且不離成性之存而自異  
於人我亦豈舍此存存之性而自異於舜共抱此存仁存禮之心  
則舜與我揔並鑄一治共圉此恒愛恒敬之人則我與舜又何以  
不並歸一存知我之人則知所以異人之我矣故曰君子以因而  
異

全以心机驅使點面運委無遺

無華不固  
無調不穩  
味澁而趣  
活真正理  
路欠字也

是故君子有終

節

惟以如聖者存心而其憂至矣夫誠欲如聖安得無憂之以終  
身也君子之善弭患也且夫身與世有交相勝之權我不自寬人  
始寬我橫逆固不待消也我不自責人始責我橫逆又不容消也  
若是而君子之憂斷可識已彼且三自反而橫逆之來直操以繩  
惕之心豈真以世路櫻情哉夫固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者而  
是終身也不過求為人非求為聖也而既已求為人不得不求為  
聖也試觀古帝舜何以超之橫逆之外而我涉何以入之橫逆  
之中而我不擾然後知其法今傳後者聖人有聖人之憂天下  
憂後世不憂妄人也而我之溷於一鄉者吾人更有吾人之憂憂

不可法。憂不可傳。不憂妄人也。而吾且以仁禮為聖之精神。以必  
仁必禮為如聖之階梯。夫誠欲如舜之仁。仁可易竟邪。方以愛徵  
吾心。旋以恒愛徵吾常心。而仁之一脈。豈有所而忽續之虞。誠欲  
如舜之禮。禮可易操邪。方以敬見吾微機。旋以人之不敬。見吾危  
機。而禮之一脈。安有提而易弛之實。然則君子之憂。非至聖而畢  
也。終身常抱一不如之慮。而憂外之患。非無可乘也。吾第不乘以  
可受之際。彼一朝之患。何有哉。蓋我惟為鄉人。乃有妄人。其氣類  
相若。則其攪拂我者。亦且祛之而轉生。我誠為聖人。何妨有妄人。  
其心量既擴。則其以非類應者。亦且不調。而自攝。信乎君子之憂  
直終身以之。而存心真異矣。

穿埤巧所  
筆更能老

庶人不傳質

以士之招招庶人

分不列於臣者。當衡非分之招矣。蓋庶人惟不為臣。故義不往見。  
士之招猶等之乎臣矣。謂禮義何且庶人伏處蓬茅。夫何敢傲泉  
石之色。以邀視侯王。惟是衡其義之所適。守其分之所安。不得混  
焉。越軼耳。蓋庶人非有異於士也。亦非不可以君招也。第當其傳  
質則臣也。有位在曰士。曰大夫。君得操其君之重。當其不傳質則  
非臣也。有德在為賢。為多聞。庶人得安其庶人之常。故招之者君  
為政。君不得以非分來也。見之者禮為域。禮不敢以非分往也。倘  
必執往役之名。律往見之禮。無論義所不載。而試思庶人兩雅抱  
而自負者。是何持挾侯王。兩虛懷而延訪者。是何師資。則惟有事

之一途可以極欽崇之雅而尚可言召乎召而可從是千乘之交  
魯繆可以驕子思而搏旌之招齊景可以嚇虞人也孰知德有所  
亢君且不得以加臣臣有所守貴且不可以混賤則就虞人以衡  
庶人實未嘗與傳質之士傳質之大夫廁為臣之列就招虞人以  
衡庶人之招亦安可與大夫之旌士之旂為共類之招哉蓋莫卑  
於不為臣之庶人彼自有兩域焉以自守更不必別設一非庶人  
之招以跳越於所為卑莫尊於不為臣之庶人彼自有兩域焉以  
為重政不得別借一非庶人之招以冒紊於所為尊則有以士之  
招招之者夫且不於不為臣之外歛其德而欲於為臣之內混其  
等矣曾子思之所不悅虞人之所不至者而顧以屈多聞賢德之

未句位法  
能所

英邪夫庶人亦惟守吾不為臣之禮而已不見之義安所病其亢  
哉

題此也起止疑在末句易於得法此作結搆極緊極  
備如此起如此止是趨不劫妙作

庶人



○  
學問之道

已矣

括學問於心為求心者醒也夫學問原為心設求放心而無以括學問也寧有心外之學問乎哉且人有心而不知心為何物也即終日學問而吾亦不知其為何物也夫學問固有道焉軌轍之可尋即真諦之可印夫學問固無他道焉蹊徑之不禁即指歸之不謬其即求放心者而是乎求与放非兩心也知放之心即為求而有求之心即不放也學問与心非兩事也學問祇以求心而求心正以括學問也學則激精於載籍耳夫載籍固何世之接非此不朽之心留以相攝乎今不歛吾獨對心而何以對聖賢心反而求焉一念之惺千古之覺求之真消息固學之大關鍵矣問則借證

於口耳耳夫口耳亦何竅之通非此不昧之心提以相資乎今不醒吾自證心而何以證師友心放而求焉一日之復天下之歸心之有真舍固問之有要指矣試當有放而求之頃尋元氣於芥斤覓天心於夢途仁義之良盡焉俱呈即使百稽考百咨誣其修證當不外是而且謂格之之頓還不恍然克復之真詮邪試當有求不放之際天君還於故宅坦蕩歸於周行仁義之心與性存雖使離墳典息見聞其提攝亦即在是而且謂赤子之不失不依然大人之統緒邪倘心而可以勿求則開學問之宗者必不致傲於危微而雞鳴一念又何以剖聖狂之閥倘求心而不足盡學問則屋操存之訓者無俟凜戒於出入而夜氣一求又何以防消長之

介慎之哉人自有心人自求之誰曰學問徒成靡聞也

文獻開題中蒙氣如是當家

學問

述方既  
整更弓  
勢其文  
步驟管子

〇〇入其疆

有慶

之此王風也。且三王之王也。樹侯而濟元元。烏彼其錫壤。剖符寧  
醫以眷侯私。毋亦重農上齒之規。顯俊登彥之訓。載在天府。俾世  
世守之。曰有能奉令。惟謹者。予一人實用寵嘉。當其時。天威不遠。  
王章未改。有不欽功。令而戒。負越者乎。蓋嘗挹於頒賞之典。而盛  
可知矣。夫湛露之典。僅昭享宴。彤弓之賜。已侈恩敷。至於巡狩之  
有慶也。帝蹕親涖。而寵賚增榮。天貺駢集。而萬方作勸。而可以無  
功虛冒乎。惟是入其疆。而故都歷國。循環四圍之內。採風考政。備  
核參稽之法。問疆之艸萊。未開者。幾何地。土膏可使有遺利。與。今

其割蓬蒿而躬為督率者。誰氏之勤。問疆之腴壤而賦者。幾何野。田功可使有餘力與。今其冕青紘而躬為勸相者。誰氏之勞。問高年之引翼者。何若。嘗有餽與。爵有醕與。孰使黃耆者。艾得以恬愉。無為之域者。侯仁乎哉。問賢德之尊遂者。何若。學而臣與。謀而就與。孰使高賢大良。得以恬不屈之風者。侯禮乎哉。問班朝而居者。何官之任也。其纍纍若若。皆其導利於下而布尊養之澤者也。夫且朝無倖位而侯之明。又可知已。此皆侯之宣德布惠。以為子百姓慶者乎。合百姓之慶。以慶侯。而寧惜寵渥以章之乎。此皆侯之奉公欽。以為余一人慶者乎。推一人之慶。以慶侯。而寧靳錫命以榮之乎。此慶行而見天子報功之核焉。善不匿旌而賞不濫叨。

大公也。又見列侯用命之恭。烏恩可下貸。而叔不上干大順也。猗與盛哉。

古而腴壤而勤於之。時俾此習大君所挽。

入其





